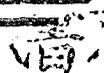




活生德爾王

魯古王 者著編

行印局書界世海上



784.18
112-112
2

784.18
112-112
2



3 0661 5851 4

A4154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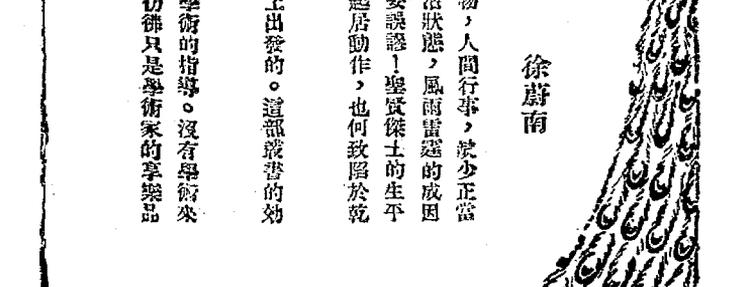


口五

耀辰兄 正



吉
九·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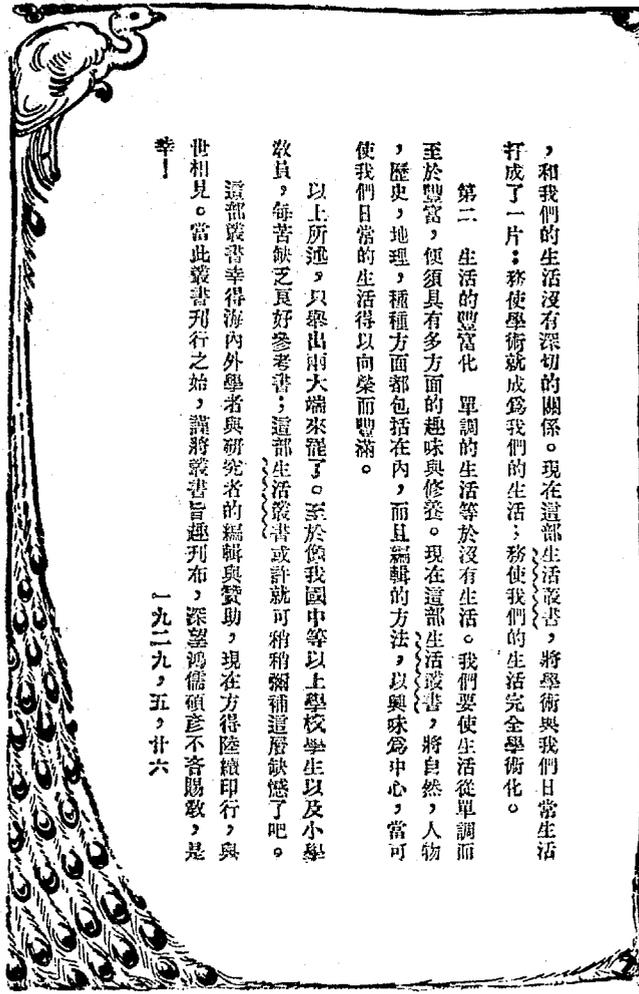
生活叢書發刊旨趣

徐蔚南

人生最大的苦悶，便是生活的貧乏。對於宇宙萬物，人間行事，缺少正當的理解，就是使我們生活貧乏的原因。鳥獸草木的生活狀態，風雨雷霆的成因結果，如果都能窺破，我們的思想行爲也何致陷於迷妄謬誤！墮質傑士的生平事業，中外各地的風土人情，如果都能了解，我們的起居動作，也何致陷於乾燥無聊！

我們現在這部生活叢書的刊行，就是從這個意義上出發的。這部叢書的効果，我們可以推知的：

第一 生活的學術化 生活的向上與改善，端賴學術的指導。沒有學術來指導的生活，便是無意識的生活。但自古迄今，學術彷彿只是學術家的享樂品



，和我們的生活沒有深切的關係。現在這部生活叢書，將學術與我們日常生活打成了一片；務使學術就成爲我們的生活；務使我們的生活完全學術化。

第二 生活的豐富化 單調的生活等於沒有生活。我們要使生活從單調而至於豐富，便須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與修養。現在這部生活叢書，將自然，人物，歷史，地理，種種方面都包括在內，而且編輯的方法，以興味爲中心，當可使我們日常的生活得以向榮而豐滿。

以上所述，只舉出兩大端來罷了。至於像我國中等以上學校學生以及小學教員，每苦缺乏良好參考書；這部生活叢書或許就可稍稍彌補這層缺憾了吧。

這部叢書幸得海內外學者與研究者的編輯與贊助，現在方得陸續印行，與世相見。當此叢書刊行之始，謹將叢書旨趣刊布，深望鴻儒碩彥不吝賜教，是幸！

一九二九，五，廿六



像 德 爾 王



美 樂 莎 與 翰 約
(筆名Beardsley列茲爾貝)

目次

緒言	一
一 杜白林的客廳	五
二 求學時代	九
三 倫敦生活	一三
四 一八八一年出版的王爾德詩集	一八
五 美國巡迴演講	二二
六 巴黎暫居	二六
七 結婚前後	三〇
八 道靈格雷的肖像畫	三四
九 道靈格雷的肖像畫的價值	三八

十	王爾德描寫之道靈格雷的官能的生活	四三
十一	莎樂美	四七
十二	莎樂美的大意及其根據	五〇
十三	王爾德描寫的莎樂美	五五
十四	王爾德的藝術論	五八
十五	全盛時代	六四
十六	沒落的起因	六八
十七	入獄	七一
十八	獄中生活	七六
十九	獄中記	八二
二十	出獄後的諸作品	八七
二十一	出獄迄逝世	九二

二十二	王爾德死後待解之一謎	九八
二十三	王爾德的生涯及其著作的年表	一〇四
二十四	參考書目	一〇八

緒言

「人生的藝術」(Art for life's sake)的潮流的反抗者，「唯美主義運動」(The Aesthetic movement)的急先鋒，英國奧斯卡王爾德的生活，確是值得我們愛好文藝者注意的。因為他的耽美是純一的，所以他對於宗教的、道德的、現實的各方面，都犧牲一切，不顧一切，赤裸裸地大膽地單就美的方面盡力發揮，這就是一般道學家所觀察為病的，不健全的，不道德的地方；也就是他的真正的偉大的地方。

上下古今，橫觀歐美，累世不乏所謂耽美家 (Aesthetes)——唯美主義者——的人們，可是我們公平地評議起來，總覺較之王爾德稍遜一籌。這不是我們因

了自己的愛好，而對王爾德加以特殊的推崇，却因他有他使人景慕的地方。

古時羅馬有彼得洛紐斯 (Petronius)；近代德意志有哥德 (Johann Wolfgang Goethe)；法蘭西有蒲特裏爾 (Charles Baudelaire)；北美合衆國有亞倫坡 (Edgar Allan Poe)。那許多人，細閱他們的作品，除了「美」(Beauty)以外，還含有宗教、道德、哲學等複雜多樣的傾向，要在他們裏頭，求一個始終一貫純然力行「藝術至上主義」(Aestheticism)的人，是不可能的。然而王爾德却是一個唯一的「美」的實行者，所以我們能大胆說他是一個唯美主義者的最好的代表人物 (best representative)。

他的天賦的素質，是耽美的 (Aesthetic)，而且他能自覺到他的長處，深深地感到他自己的唯一的使命，在於發揮藝術至上主義，其努力要在現實的生活裏比較在藝術裏更加要如實地表現美 (Beauty)。他相信人生是由藝術而發展的，而且相信人生必須由藝術而美化而改善的。在他的目光中看來，人們平凡

俗惡的日常生活的姿態，爲「藝術模倣」和「美的模倣」的失敗的結果。而藝術的目的却在於美的實現，因之給人生以理想者，厥惟藝術。美的創造，既爲藝術的目的，所以藝術所表現的美，決不能類似的，而且這種美，須得爲個性的特殊的美，和新奇的羅曼的美。「自我」不斷地發展，個性的美的澈底的表現，這樣地才能把生活來藝術化。總結一句話，他的美學的主眼，是把美來發揮於實生活的。這就是他的耽美的態度。我們看到他出了婁登監獄 (Reading Gaol) 渡法的時候，他向他的摯友安特婁基特 (André Gide) 說：「你要知道我的人生的大劇嗎？我把我的『全般』的天才放到我的人生中間去；我『祇』把我的才能放到我的藝術裏去罷了。」(Would you like to know the great drama of my life? It is that I have put all my genius into my life; I have put only my talent into my art.) 就知道上面所述的話，確是很對的。所以我們要談到王爾德的生活，萬不能忘掉他是一位極澈底的純一力行的耽美家。他在他的全生涯裏

，努力貫徹他的藝術至上主義，換一句話說，他的個性，完全是唯美主義的表現。

術藝家的作品裏，決不能否定有作家的個性的表現。所以我們可以說，一切的作品裏，多少有作家的人格表現和反映。「藝術是透視氣質的自然的一片」。

(Art is a bit of nature seen through a temperament.) 那句名言，確是把這個意義發揮得很透澈的。基於這個原因，近代的批評作家的第一方法，是把作品和作家的個性互相印證了批評的。這是對於一般作家，假使要研究他們的作品，都應當如是的。那麼我們對於「以全般的天才放到他的人生中間去」的王爾德的研究，尤其須得把他的實生活了解才行。亞叟冷松(Arthur Ransome) 雖是這樣的觀察了而說：「王爾德的生活的大部分和他的作品密接得不能分開的」。(Much of the life of Wilde is so bound up with his work as to be incapable of separate treatment.) 我却要更進一步說：我們假使了解了王爾德的全生活，自然地能

了解他一切的作品，因為他的生活的大部分和他的作品有密接得不能分開的關係。可是如其祇讀了他的作品，我敢說未必能懂得他的全生活，也因為他的作品祇和他的生活的大部分——不是全部分——有密切得不能分開的關係。這就是他稍微與別的作家特異的地方。他不主張藝術來模擬人生，却主張人生去模擬藝術的。換句話說，他用他的全般的天才來美化他的人生；他企求藝術在他的實人生裏表現出來。他認定對於美的發揮，在人生裏較之著述上更為重要，因為作品在他的目光中看來，不過單用他的才能創造出來的人生的副產物罷了。這樣的一位人物，要是我們單把他的作品來估計價值，那能把他的真價值評定呢？所以我們要理解王爾德，除研究他的著述外，尤其不能漠視他的生活。

一 杜白林的客廳

奧斯卡王爾德 (Oscar Fingall O'Flahertie Wilde) 的澈底愛美傾向——矯

激的藝術觀和奇特的人生觀——也許就是造成他後來使人們詫驚道奇的數奇的生涯的基因。他這種傾向，自然不能否定他在牛津大學裏的時候，聽了文藝大家拉斯金 (John Ruskin 1819—1900) 和丕脫 (Walter Pater 1839—1894) 的講演，啓迪了他固有的愛美的傾向 (Aesthetic tendency) 而生若干影響。然而我們要是細細地考察他的家庭一下，不能不說他的左右他一生運命的個性與愛好的一顆小小種子，老早在他的家庭裏給兩個努力的農夫——他的父母——搬在他小小的心靈之田內了。

他的家庭，在愛爾蘭的首都杜白林 (Dublin) 那裏，也可算得是一個素封之家。他的父親，名喚威廉王爾德 (William Wilde 1815—1876)。他雖是一個著名的眼科耳科的專門醫生，然而他對於文學和考古學頗有相當研究的。他在社會上頗負聲譽，認識他的人頗多，所以冷松 (Arthur Ranome) 說：「他——王爾德——的學友毋須去問王爾德誰是他的父親，」由此可以推知威廉

王爾德在社會上的地位了。他在一八六四年，就是奧斯卡進漢都拉皇家學校（Portora Royal School）的那年，他又榮膺了 Knight 的爵位而稱爵士了。講到他的素質——值得注意的素質——呢，有人說，含有「理智」與「獸慾主義」的特殊的混合成分。不錯，他是一個極富於理智的人；又是一個享樂的而性喜獵艷的人。這種特殊的混合成分的素質，明明白地遺傳給他的次男奧斯卡王爾德了。他的愛妻，——奧斯卡的慈母——名喚傑恩法蘭梭斯卡愛爾基（Jane Frances Elgee 一八二六——一八九六）。她是系出名門，深受相當教育。她的母族裏頗多著名人士，那位著述那篇“Melmoth the Wanderer”，愛爾蘭的著名小說家洛勃脫馬安林（Reverend Charles Robert Maturin 一七八二——一八二四）就是她的曾祖父。家學淵源，愛爾基亦醉嗜文藝，對於法語德語，固屬擅長，即希臘語拉丁語，亦無不通曉，實為當時女界之傑出人才。健筆能文，二十三歲時，即常以署名“Speranza”的雅號的詩文，供給當時杜白林的週刊雜誌上

的稿子。她又富於政治思想，對於當時高唱的愛爾蘭獨立運動，極抱同情。所以她時常歌詠獨立運動，時常撰述關於此類的煽動論文及書翰在刊物上發表。她的文章中最為著名而最為讀者爭相傳誦的，就是那篇國家主義者宣言。當時文名籍籍，頗令一般讀者傾倒。她和威廉王爾德正是一對嘉耦，他們倆在一八五一年結了婚，過及他們圓滿的家庭生活。她不獨是一個長於文藝的人，而且她又擅於交際的，所以他們的家庭裏有很多名流出入其間，座客常滿。因此當時有人送他們家庭的雅號，喚做杜白林的客廳 (The Salon of The Capital)。

奧斯卡王爾德一面承受着他父親的理智和追求快樂的官能的性質；一面對於他母親愛爾基的遺產——社交的傾向；羅曼的空想的特性，「傳說的歷史上的古英雄和女丈夫的行動」的愛好；平凡瑣屑的厭惡，——也一絲不遺地享受。有着這樣的遺傳的血脈，出世後又在杜白林的客廳裏飽聆了不少名言議論。雖則表面上看來他幼年時代並沒有什麼值得我們注意的逸聞，然而誰都能測知他

所受的這種杜白林的客廳裏的早年教育，對於他一生的命運上影響不少。

奧斯卡王爾德有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哥哥喚做威廉（William），後來成爲一個雜誌的記者。妹妹叫做伊索拉（Isola）早夭，他曾賦“Requiescat”一詩來記念她的。他是威廉王爾德和愛爾基的次男，一八五四年十月十六日誕生的。因爲他已是次男了，在誕生的前頭，據說他的母親盼望產出的是女兒。他在幼年時代又未稍露頭角，所以他的母親時常以爲他不及他的哥哥威廉那麼 bright。誰知他的這種沉默正似一顆剛發的嫩芽，儘量吸收滋養食品，尙未到吐露鮮美嬌麗的花朵的時期哩。

二 求學時代

一八六四年奧斯卡王爾德滿九歲的時候，他父母便把他送到愛尼斯基倫（Eniskillen）的漢都拉皇家學校裏去讀書。入校以後，他在那裏也得益不少。他的

品行極爲師長所稱道，他的學業成績也非常優異。不過他缺乏數學的頭腦，見了數字就覺異常生厭，單是對算術的一科，成績却甚形拙劣。他的吸收智識的能力，超越儕輩，所以他在這個校內所讀的書，分量極多。這時候的王爾德，不喜多言，愛離羣獨居，在書本上求樂趣，至於同學們的遊戲，他例不參加，所以他在同學間並不十分博得衆望的。一八七一年獲得獎金而入杜白林的脫律尼底專門學校 (Trinity College)。他到這裏以後，讀書較前更加勤奮，他的成績不消說得是優異極了。一八七三年他又獲得皇后獎學金 (Queen's Scholarship)，翌年，又以希臘語優秀而得巴克萊金質獎章 (Berkeley Gold Medal)。當年學行優等卒業於脫律尼底學校。卒業了，他立即入牛津大學的慕達林學院 (Magdalen College)，繼續研究到一八七八年得學士位。

王爾德在求學期間，以讀書異常努力的緣故，對於他的智識上學術上都得益非淺。而其中尤以在牛津大學時代所感受到的影響最多，便是他自己也承認這

個事實的。所以他在他晚年所著的獄中記 (De Profundis) 裏有這兩句話，他說：

「在我一生涯裏的二大迴轉期，爲我的父親送我入牛津大學的時候和社會送我到牢獄裏去的時候，」這可以看到他自己對於這個可珍貴的時期何等重視啊。

他受着他父母的遺傳，性嗜文藝，那是毫不足怪的。自幼同他的哥哥常隨父母，訪古墟，吊遺跡，四處蒐集遺聞逸事，這種旅行，引起了他的愛神話和愛軼聞的興味；同時他的愛美的根苗，也在這個時候已隱隱地培植起來了。等到一入牛津大學，受着當時高唱入雲的唯美主義運動的激刺，他所含蓄未露鋒鏘之耽美傾向，自此竟油然而勃發而不可阻遏了。

拉斯金的美術論的演講，開發了王爾德固有的愛美思想，這是不可掩之事實。不脫的文藝復興 (The Renaissance) 一書，據他自己在獄中記裏說牛津大學第一學期時所讀的這本書，在他的生涯上也曾給以不可思議的影響。他的藝術的天稟，再加他所受這許多環境上的薰陶，他的左袒唯美主義運動，自然爲當

然的結果了。他不是盲從的唯美主義的信徒，他有他的見解。他不僅是一個唯美主義的理論者，他還要努力成爲一個忠實的實行家。他讀了威廉莫列司（William Morris 一八三四—一八九六）的裝飾美術論旨，引起了不少興趣，他便在牛津大學寄宿舍裏他的小小房間，購置了許多東洋美術和其他的裝飾品裝飾起來，成了一間極華麗典雅的書齋。

他的唯美思想的背景，爲希臘現世主義的異教思潮（Paganism），這是很顯著的。他的這種傾向的促進，却由於他二十三歲那年——一八七七年——的希臘旅行。他隨着當時著名的希臘學者馬哈飛（John Pentland Mahaffy 一八三九—？）教授先到意大利，往後再到希臘，這回旅行，使他面接了不少的古典藝術，領略了許多從前所夢幻不到的「美」。這才真實地懂得古典藝術的偉大，這才自覺地認識美的真價。從此才決心爲「美」的崇拜者；爲唯美的使徒，而願捧獻一生爲「美」的宣傳了。

三 倫敦生活

王爾德在他自己所稱爲「生涯中二大迴轉期的牛津大學時代，養成了他對古代希臘之美的生活的絕對景仰。他輕視近代文明，認爲這是無感情的，功利的淵源。所以他的唯一的目標，想努力地把這種醜惡的人生美化。因此他在一八七八年卒業於牛津大學之後，馬上到倫敦去，參加唯美主義運動，發揮他的主張，實行他的主張了。

我們要談到他的倫敦生活情形，我們須得先明瞭了當時英國所勃發的唯美運動是怎麼一回事。此種運動的有力的領袖，爲拉斯金和羅色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 一八二八—一八八二）。他們認爲「美」之於人生及文化，較之宗教和道德更爲重要，所以他們主張在文學上美術上及實際生活上應儘量發揮美。他們的實際運動，最初是在繪畫方面盡力。當時這種運動的人們，大家呼做拉

拉斐爾以前派 (Pre-Raphaelite)。他們反對以前的描寫法，傳統地偏重於技巧美。他們主張重視自然；重視真實，標榜去做效「重視形式美」的拉斐爾 (Raphael) 以前——十五世紀——的畫家。他們認為那時代的畫家是真實的，自然的，而非技巧的，所以值得做效的。一八四八年英國王立美術院裏，二十歲左右的學生們，受着這種影響，便組織了一個拉斐爾以前派會 (Pre-Raphaelite Brotherhood)。實行雖却古名畫的描繪的羈束，從事於自然的描寫。嗣後此會會員的組織，雖是有些變遷，個人的主張，雖是有些小異，可是從大體上看來，可以簡約地拿他們一致的傾向舉出來。他們的一致傾向，是什麼呢？就是以意大利文化為基調的美的形式，與為英國文化特徵的宗教心的融合。換句話說，就是古典主義與羅曼主義的提攜，也可以說是基督教主義與異教主義的合致。總結一句話，我們對於他們這種傾向，可以稱他為感覺的要素和精神的要素的一致。我們要是看了羅色蒂們的繪圖，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巧妙地表現靈

肉的一致。他的構想，是心靈的理想的；他的描寫，是寫實的具體的；完完全全把這種精神充分地發揮出來。過了幾時，繪畫上的唯美運動，一變而為詩壇的運動，此派領袖羅色蒂、莫列司、斯因彭（Algeron Charles Swinburne）八三七—一九〇九）本着繪畫上的唯美運動的精神，高倡熱烈奔放的情感，而激烈地反抗當時自然主義之科學的智識的傾向。英詩壇的作風因而驟變。這種運動，等到王爾德出來鼓吹的時候，又一變而為「藝術上的主張」，接踵而變為「人生觀上的主義」了。

王爾德到了倫敦，這時候他已不復似他自己幼年時代在漢都拉學校裏那樣沉默了。他到處鼓吹唯美主義，却不落前人的窠臼。他的唯美主張，是把生活來藝術化。他為實行他的主張起見，所以他特製了一身奇異的衣服，而且美其名曰「美的服裝」（Aesthetic Costume）。他這種所謂「美的服裝」，到底是怎樣一種服色呢？天鵝絨的上衣，墨綠色的短褲，玄色絹襪，反領襯衫，項下還掛着

一個模擬唯美派室內裝飾所用顏色——綠色——的大領結，後披長髮，頭戴四角形的僧帽 (Dietze)，手裏執着一朵百合花或向日葵花，在市街上尙伴自得，四處閒逛。便是遇到宴會，他也用這副裝束。對於近世的服裝，則評爲卑俗。他這種奇特而怪僻的行動，很惹當時一般人的視聽，而王爾德的名字亦漸爲社會所注意了。

關於王爾德這種人工的生活，也引起若干人的不滿與反感。有人詆毀他，說他所以穿他所謂「美的服裝」，却並非出於愛美的動機，實在他別有作用。因爲他自己選集了他自己信得過的詩篇，希望刊行詩集，可是無人願爲出版。他爲了這件事，奔走出版業者的門下，也有幾回，仍無若何效果。他深深地感到這是爲了自己並非有名人物的緣故。因此他看準了這個一般人們的弱點，他便創製這種異樣的「美的服裝」穿着，而且在熱鬧場所，逍遙徘徊，故意引起好奇的社會注意，使他成爲一般人們稱奇道怪的談話資料。這種手段，却很有成

效，他的聲名，就因了社會的注意，就一天一天的遠大，而他那部無人願爲出版的詩集，也有人替他出版了。總結一句話，那般不滿意他的人們，總認爲王爾德的成名，完全由於他把捉了社會好奇的弱點，用人格的怪癖才能哄動時人的。王爾德的成名，果是這樣地簡單麼？諒明察的讀者，自能斷定。可是我們公平地說起來，他過度這種人工的生活，在科學者和病理學家的眼中看去，確是犯着誇大狂的，歇斯的里性的，「德卡丹（Dequart）」的毛病，然而從近代人的生活上看，却也有重大意義的。近代人對於神的道德，人間的道德，乃至一切的價值，既不能步武前人，終於信仰，而生極度的懷疑。這般所謂覺醒於現實的人們，信仰既不爲其生活的目標，那麼追求現世的快樂，爲其必然的順序了。企求快樂於肉的，濃厚的，強烈性的刺激的方面，其結果尚不免於暗淡索漠。苟其要避免此種缺陷，自然地要趨向於人工的，淡淡的，纖弱的刺激的快樂方面去了。王爾德就是這種傾向的良好代表。他的追求快樂，與其說是

官能的，無甯說是人工的。換言之，他的企圖以藝術支配人生，實在由於追求人工的快樂的慾念罷了。

四 一八八一年出版的王爾德詩集

王爾德的詩才，在牛津大學求學時代，已大吐鋒芒。在一八七八年六月中間，他賦的“Ravenna”一詩，當選為 Newdigate Prize Poem，而在牛津的希爾道（Sheldonian Theatre）裏當衆朗讀。這種榮典，使他對於詩歌的興味增加不少。他在希臘旅行途中，又賦得詩歌甚多。所以到了一八八一年，他便把在校中和出校後所做的詩，——“Ravenna”未選入——彙成一集，題名王爾德詩集（Poems by Oscar Wilde），公諸於世。

這部詩集刊布的時期，正是唯美派詩人的全盛時代。可是王爾德的詩篇，多少有些特異的地方。關於唯美派詩人羅色蒂、莫列司、斯因彭等詩的特徵，已

經由英國的唯美主義運動 (The Aesthetic movement in England) 的著者哈密爾頓 (Walter Hamilton) 說得很是清清楚楚，牠們是「由情慾的官能的暗示的描寫而成的詩歌；是穿着誇張的隱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和古代俚語的音律的衣服的詩歌。」就他的見解看來，可以說唯美派詩人的詩歌具有二種特徵。就是說，方面呢，「情慾的官能的暗示的描寫」這句話，不消說得，可以看出牠含有現實的乃至肉感的情調。又一方面呢，說到「誇張的隱喻」咧，說到「奇怪的古代文字」咧，說到「古代俚語的音律的衣服」咧，又不能否認這是含有非現實的人工的性質了。照這樣地講，我們可以明瞭羅色蒂、斯因彭等的詩歌，總不外這兩個相異的情調融合而成的。但是我們拿王爾德的詩篇來細細地讀，我們也可以明瞭，他的詩的內容，顯著地減少現實的乃至肉感的情調，專致力於人工的發揮。他的“San Miniato”，“Italia”，“Urbs Saera Aeterna”那幾首詩歌，不是都带着誇張的隱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和哈密爾頓所言相符合嗎？便是那

種歌詠實際的喜怒哀樂的抒情詩 (Lyric poems) 。像朝晨的印象 (Impression Du Martin) 那一首，作者在詩裏所採入的天然的景色如泰晤士河，如聖保羅寺院，如霧，如日出，如佇立橋頭顏色蒼白的婦人，如早朝的勞働，一切的描寫，都包含着同樣的色彩。就是說，這是一篇非常清淡，純然離却實感情的作品。我們假使讀到了這樣的作品，恍如面接了忽斯勒 (Whistler) 的名畫 "Nocturne" 一般，因此我們可以完全明白王爾德這部詩集是離了現實的而係極端的人工的作品。

一八八〇年起王爾德的唯美主義家的聲名，一天高似一天，同時也很受了當時不滿意的人們的猜疑和諷刺。對於王爾德和流行的唯美主義運動，抱顯著的反感的，要算遊戲雜誌 (Punch) 了。從一八八〇年起直到八三年的二三年中間，這本雜誌，每來復總要諷刺王爾德和唯美主義運動一番。他們看了王爾德出版的詩集，他們批評得牠不值一文。他們取笑他的話，大意是這樣說：「這

部詩集的外觀，裝幀美麗，紙張優美，體裁完備，確是獨創的；可是牠的內容，並不新奇。人家說王爾德是唯美派，就這本書而言，不過是模擬的同聲罷了。牠的內容除了斯因彭以外空無所有。要之，這位詩人所表現的簡直是貧弱而僭越的嚙言。「這樣的冷嘲熱罵，我們從站於現實的，乃至實際的立場上面，極端排斥人工的人們口中，當然容易聽得到的。固然王爾德的這部初期作品，形式內容方面，總有模擬基茨（John Keats 一七九五—一八二一）、許麗（Perceval Bysshe Shelley 一七九二—一八二二）、斯因彭、亞諾爾特（Matthew Arnold 一八二二—一八八八）、莫列司、丕脫、但尼孫（Alfred Tennyson 一八〇九—一八九二）、勃朗寧（Robert Browning 一八一二—一八八九）、但丁（Dante Alighieri 一二六五—一三二一）等詩風的地方，然而他却不再模擬二人。他能把一切的名家的作品，融為一爐，這是他的優點。雖則也許有人不滿他多用詞藻，不易喚起興味，激發感情，可是他的詩體的那樣纖麗和巧緻的地方，那是

王爾德獨具的妙處。他雖模擬諸名家的作品，却没有羅色蒂那樣感覺的色彩，也沒有像斯因彭那般暗示的情調，要是講到力避現實，輕視內容，具有裝飾的特質——人工和遊離的傾向——和表現羅曼史 (romance)，調和 (harmony)，憂鬱 (melancholy) 等的美，要推王爾德首屈一指了。

五 美國巡迴演講

王爾德的詩集出版了，轟動了當時的詩壇。在最短時間，竟發行至五版，這時候，王爾德已經被人們認為唯美派的代表人物了。

這部詩集引起的毀譽褒貶之聲，和唯美運動的思潮，竟遠遠地影響及於新大陸。誰都知道萬事重視功利的實際的美國人們，實際上對於唯美派的新運動是決不會了解的。他們聽見了英國的這樣的思潮，覺得可笑，而且極抱反感的。

一八八一年紐約的 Comic Opera 劇場裏，竟公演基爾巴脫 (Gilbert) 所編的歌

劇「Patience」)。這是一種戲擬詩劇 (Parody)，中間諷刺英國的唯美主義和嘲弄王爾德的。這種風聞，傳到了英倫，就鼓勵了他赴美宣傳的念頭。那時侯恰巧那個薩佛埃 (Savoy) 劇場場主道哀萊嘉爾 (D'Oyly Carte) 看到「Patience」的戲曲，在美國極受歡迎，他便想到假使能把唯美派中的一人設法講到美國去，一定能哄動一時而能獲大利的。所以他便去懇惠王爾德到美國去演講，因為他眼光中看來，王爾德是最好的唯美派的標本，尤其是他那身「美的服裝」能吸引聽衆的。王爾德接受他的請求，決心到美去把唯美主義的真髓教給美人，同時他還有一個旁的希望，他想把他所編的維拉，一名虛無黨 (Vera or the Nihilists) 那個劇本，在美國劇場上表演，因為這劇本在英國表演已經絕望的了。因此他便在一八八一年的歲暮，離開祖母向美國出發了。

他出發的前頭，原和道哀萊嘉爾締約定在紐約市裏，演講一二回，居住三三月罷了。可是他到了紐約，演講的結果，出乎他們意料之外，聽衆紛至沓來，

爭欲一睹他丰采，一聆他言論，以和他們從前所看的“Patience”劇對照，真所謂哄動一時的了。他們看到聽衆的踴躍，因之把豫定的短期演講延長更變，舉行各地的巡迴演講了。他演講的論旨，大概就了“*The English Renaissance of Art*”“*House Decoration*”“*Art and the Handicraftman*”幾個問題，反復申述。

他主張他自己所謂新希臘主義及新羅曼主義，即鑑賞美爲人生最高的目的。他諷刺美人的功利主義，所以他有這樣的話：「當我在婁特維爾 (Leadville) 回想到我看見的從礦中出來的輝耀的銀塊要變成醜惡的銀圓 (dollars) 的時候，覺得失望的。這樣東西還可以造成較爲永久的事物哩。那幾扇在弗洛倫斯 (Florence) 的金質製的門，到現在還和密苟冷健魯 (Michael Angelo) 1四七四—1五六三) 看見牠們時那樣地美麗。」他又因論及「裝飾美術」，而痛罵美國家屋的構造，意匠卑劣，缺乏趣味。這種氣焰，這種態度，固然引起實際的功利的美國社會對於唯美運動的驚異，同時可引起若干反感。尤其對於王爾德自稱爲「

美的服裝」的裝束，生出多少嘲笑的資料。他們有一家雜誌，曾有一段帶着諷諷的記事。大意是這樣說：「他穿了一件灰色長垂及踵的上衣，上面嵌着海豹皮的領子和袖套，細麻布的襯衫，手裏執杏黃色的絹手巾，鈕扣孔裏插着萎謝的野菊花的那種樣子，怎能想得到藝術家是這樣的呢？換句話說，海豹皮是王爾德的財產咧。」後來還有人以為美人所以去聽他講演的人衆多的原因，不是他的言論的號召力，而是出於他們好奇心的緣故。所以說：「當時美國人嘲笑他的丰采，因而嘲笑到他的藝術論。他們去聽王爾德講演，不是爲了要聽而去聽，實是爲了要嘲笑而去聽的。」那種對於他抱着惡意的諷刺，和後人對於當時一般聽衆的心理的推測，很可以把當時王爾德的人工的生活顯示一斑。

他的獨創的主張，犀利的批評，要怨叫一般的聽衆都能了解，誰都知道是難能的。所以諷評和惡罵，對於他的真價，毫不生若何毀損的，因爲我們誰都不能否定王爾德對於美國文學上的真正的貢獻。他在紐約、波士頓和其他的地方

，巡迴演講了有一年之久。他不獨是獲得相當的金錢，便是常識的修養上也獲益不淺，雖則他此去還帶着一個希望——在美國上演維拉，一名虛無黨——終於沒有實現。

六 巴黎暫居

王爾德離開了美國（一八八三年），在英倫耽擱了不久，便到法國巴黎去寓居。在那裏他已經不再提及唯美主義運動的話了。他更變了以前異樣的生活，廢止穿着奇特的美的服裝，而且把以前他所讚美的那具有「華麗的獅子似的美」的，和「珍貴的嬌艷」的向日葵花和百合花都拋置不執了。他現在穿的是巴黎當地流行的漂亮的衣服，打扮像一個花花公子模樣，不復遺留他以前自誇的唯美派人物的面影了。他的頭髮也截短了，他做照着羅佛爾（Luville）博物館的尼羅（Nero）胸像那樣短髮截短，取名叫做尼羅式髮形（Neronian Coiffure）。

。他這時經濟頗豐裕，他又愛闊綽的，所以他就在一家優等的佛爾泰爾旅館（Hotel Voltaire）裏下榻。帶了許多冊白羊皮紙印的自己的詩集，親自署了名，拿來分送給那般他希望和他們交際的當地的文士和美術家。他在這時期，認識了不少當地名人。法文學家聶俄（Victor Hugo 1802—1885）、愛德孟剛果爾（Edmond de Goncourt 1821—1896）、都德（Alphonse Daudet 1840—1897）、女優莎拉培爾娜爾（Sarah Bernhardt 1844—?）都為其交往的良友，此外則與蒲兒其（Paul Bourget 1852—?）過從甚密。寓居巴黎雖不久，却因了友朋的切磋，促進他著作慾不少。他對於已逝世的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的藝才，極誠敬慕。他聽了巴爾扎克為藝術努力的敬虔態度的傳說，深深地感動了他。相傳巴爾扎克喜夜中執筆，他也模倣起來，甚至巴氏常戴的僧侶頭巾，常穿的白色寢衣，愛執的嵌青玉的白象牙手杖，他也一一模倣着。這種雖是近於無謂的舉動，然而他的勤於

著述就在這個時期內開始。

他曾爲了倫敦的女優馬麗安徒生 (Mary Anderson 1859—?) 編了一部

戲曲拍杜公爵夫人 (The Duchess of Padua)。這部戲曲的結構，較之維拉，一

名虛無黨，稍微優美而有興味。不過牠的缺點，和他在1881年所刊佈的詩

集相同，過於模倣前人。冷松說：「他的背後有着一切的歐立沙培時代的人們

，在這一頁上寫得像年輕的莎士比亞，在別一頁上他又寫得像年長成熟的莎士

比亞。」 (He has all the Elizabethans at his back; and writes like the young

Shakespeare on one page, and on the next like Shakespeare grown mature.) 可以

說這部戲曲，在他著的羅曼劇裏，是一極平凡的作品。可是與這部戲曲同時著

的娼婦之家 (The Harlot's House) 和斯芬克斯 (The Sphinx) 兩首詩，却值得

注意的。

娼婦之家，直到1884年四月，王爾德才拿來發表在戲劇評論 (The Dra-

istic Review) 上的。這詩逼真地描寫外部的客觀的方面，再加作者的豐富的想像裏湧現出來的怪異的幻想 (Fantastic vision) 的敘述，離開了內部的描寫，給讀者一個深刻而感動的印象。把捉了人生的暗黑面，具體的象徵着情性和精神都形缺乏的似下等動物那樣官能的本能的生活，借着骸骨和奇怪的形體表現出來。簡潔緊湊而有變化，在他的詩歌中，可與他晚年所賦的婁獄中之歌 (The Ballad of Reading Gaol) 相媲美的。

他的斯芬克斯，可以說牠的內容是受着鮑特萊爾 (Charles Baudelaire) 1811—1867) 的貓 (Le Chat) 的啓發；牠的形式是蒙着亞倫坡的鴉 (The Raven) 的影響。這詩初成於寓居巴黎的時候，後來經屢次推敲，彫琢詞句，到1889年又加過一番改竄，最初他憚於社會的非議，暫時沒有公表。一直到1894年的時候，因為這是一篇象徵性慾的不可思議的魔力的詩篇。斯芬克斯和牠眷戀的怪物的奇異而淒涼的怪誕的畫景，經了客觀的細細敘述，一而又參

入詩人的主觀的印象，表現恐怖之感。這的確也是一篇優美的詩。可是他的缺點呢？修辭過甚，陷於堆砌矯作，心理描寫，又屬淺薄皮相。所以我們嚴格地批評起來，這篇不逮娼婦之家遠甚。

寓居巴黎半年，王爾德把遊美時得來的金錢，揮霍殆盡。到這時，不能不和他愛好的巴黎告別而回倫敦了。

七 結婚前後

受着經濟壓迫，離開了巴黎，回到倫敦謀生活的王爾德，不久就受了美國演講業的倫敦支店的敦聘，舉行英國的地方巡迴演講。經過了許多地方，演講的就是他在美國演講的老題目，可是來聽他演講的人們却不及美國那樣的踴躍了。因為這時候，王爾德已把奇特的美的服裝，棄置不用，而且演講的內容，一反以前淺薄皮相的論調，一變而為真摯的學術的了。然而一般聽眾集合的目的

，實際上講，大多數確不爲了聽講而來聽的，不過出於要瞻仰喧傳一時的所謂唯美家的丰采的好奇心罷了。王爾德的號召的目標既失，所以這回演講的結果歸於失敗了。

王爾德的窮困的生活，因了結婚而得救助。新婦爲馬麗勞合 (Constance Mary Lloyd)，一個著名的律師的女兒。他倆是一八八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結婚的。結婚當時，生活上也並不十分寬裕的。不久勞合的祖父逝世了，她遵着遺命，得了遺產，他倆的生活頓覺舒展了。他們便在歌爾西 (Chelsea) 的太德 (Tite) 街上租了一間很華麗的房子。他們又不惜金錢，把房子內外裝飾得精美而雅緻。馬麗勞合也是一位交際能手，他又是愛好交友的人，所以在這時候，日夜宴會，賓客甚多，在談笑嘻嘻之間，縱論藝術，這是好如他們的日常工作。過了若干時，他倆在倫敦社會上成爲交際之花了。

長男雪利兒 (Cecil 一八八五年生) 和次男維維安 (Vivian 一八八六年生) 相

繼出世了。家用逐漸增高，王爾德不能不稍求收益，以補愛妻財產收入之不足。他替擺爾慕爾報 (*Pall Mall Gazette*) 撰著書籍批評 (*reviews of books*) 的文字，他又向戲劇評論 (*The Dramatic Review*) 投寄評論劇場的稿件。稿費收入亦頗可觀。從一八八七年十月起，到一八八九年十一月止，他擔任了婦女世界雜誌 (*The Women's World*) 的編輯，撰述了許多文章。綜觀他的一生涯，在他的結婚前後——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九年凡九年間——可稱為努力奮鬥的時期。他除了為新聞雜誌所撰的文章以外，他還著述了不少作品，而且在他的全著作裏，這個期間的作品，很有幾種書有意義的有價值的傑作，而使他在文藝界上享受盛名的。

那時期裏所著的作品：

A 童話

(1) *The Happy Prince and Other Tales* (1888) 共含下列五篇：“*The Happy*

Prince", "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 "The Self h Giant", "The devoted Friend", "The Remarkable Rocket." °

② The House of Pomegranates (1891) 共合下列四篇。"The Young King", "The Birthday of the Infanta", "The Fisherman and his soul", "The Star-Child." °

B 小説

① Lord Arthur Savile's Crime and vther Stories (1891) 内含下列短篇小説五篇。"Lord Arthur Savile's Crime", "The Canterville Ghost", "The Sphinx without a Secret", "The Model Millionaire", "The Portrait of Mr. W. H." °

②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1891) °

C 雜漫劇

Salomé (1891) °

D 論文

(1)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單行本論文。

(2) *Intentions* (1891) 內含：“*The Decay of Lying*”，“*Pen Pencil and Poison*”

“*The Critic as Artist*”，“*The Truth of masks.*”。

八 道靈格雷的肖像畫

王爾德所著的小說，道靈格雷的肖像畫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的主人公道靈格雷所表現的一種矯激的快樂主義 (即享樂主義) 的生活，不消說得，是一種異樣的生活。當時的讀書界，因為這個作品，過於描寫追求官能的生活，生出若干反響。有人高呼投之火中；有人批評書的本身為病的，不健全的；甚至有人因痛罵作品並及於作者王爾德本人謂為惡德漢不道德漢，此種因作品而釀起的騷擾，在英國文壇上實為罕見的事情。關於這篇小說的批評情形，當

在下面再述。

道靈格雷的肖像畫爲王爾德唯一可稱道的小說，他所描寫的，大約如下。道靈格雷是一個二十左右丰姿翩翩的美少年。他有一個極親密的好友——一個畫家——叫做哈爾華特 (Hallward)，他對他的美貌——美麗的曲線的朱唇，神彩奕奕的一對碧瞳，鬚曲有勢的赤黃的金髮——生出不可忍止的美感，渴望把他的青春的美留一個永久的印象，所以孜孜不倦地替他畫一個肖像出來。哈爾華特的朋友亨利華登 (Henry Watten)，一個極端的享樂主義 (Epicurianism) 的主張者，偶然在哈爾華特的畫室裏，邂逅了天真純潔的道靈格雷，他又觸發他的舊病，大大地發揮他的快樂說了。他覺得現世界最有希望的爲快樂，而且爲官能的肉體的快樂。因此人們應當把官能作用銳敏起來，享受他肉體上的快樂。可是這也僅僅限於年輕的時候。他以爲道靈格雷既秉着天賦有這樣的美貌，那是更加應當享樂的。道靈格雷起初聽了這種論調，並未深加注意，一笑置之。

。可是等到看見了哈爾華特精心結構所繪的自己的肖像，才看到了自己的可愛的面貌，才明白地認識了自己。友人的讚辭，以前總以為是過度的誇張，到了現在，才判明他們的稱譽，還沒有刻劃得完全。當時道靈格雷的驚喜之情，我們當然可以意會得到的。猛然地他腦筋中隱隱地浮出亨利華登的不可思議的青春讚美的言辭，和人生行樂須及時的警告，頓時起了一種異樣的恐怖。他怕，顏面起縐紋；他怕，雙瞳失精神；他怕，金髮零落；他怕，朱唇褪色。他想到那個可怕，醜惡的老衰的情形，他心上好似有小刀在刺着，他狂呼：「只要圖畫會變，我却常和現在一樣就好！」他一面這樣地祈求永遠地享有他童年的優美的青春和愛嬌；幻想着他的慾望把實在的「我」移上畫布，讓那畫像去老起來，讓牠因苦痛和思想的縐紋而憔悴。一面却依了亨利華特的主張，竟恣意行樂了。自此以後。道靈格雷一變為享樂主義者的信徒，從事於官能的生活。因了要滿足官能的慾望，不惜演出種種殘酷的事件。他的容顏，不可思議地，

，依着他的祈求，保持着他美少年的姿態。當女優雪琵兒文 (Sibyl Vane) 死的那夜，他發見哈爾華特替他作的畫像，改變了一些面貌，在嘴唇邊現出一種殘酷的筆觸。恐怖極了，拿來祕藏在一間密室裏，不使人見。可是他並不以此而有所改善他的生活。轉瞬間十八載光陰已似流水般過去了。他的容顏依舊。他受了長時間官能的刺激，積久漸漸生厭，反省過去期間的經歷，引起了深度的不安與煩悶。一晚他忽然想起了以前祕藏的哈爾華特手繪他自己的肖像，偷偷地細看。那裏曉得，肖像起大變化了。牠的金髮已漸成了灰色，牠的臉上又深刻着猶惡的皺紋，而且唇邊腥紅般殷地滲出。他看了這畫所反映的十八年間的實在的「我」，——反映他所犯的殘忍偽善遊蕩淫佚的象徵的「真我」——實在不堪卒視，他猛然間揮着小刀深刺那肖像的心窩。一聲叫喊，震驚了許多人，大家到他密室裏張望時，看見道靈格雷自己用小刀戳入心窩死了。尤其使人驚異的，素日丰姿翩翩的美少年的道靈格雷，已經變成奇醜的殘忍的容貌

的老人了，而屍傍壁上却掛着一幀描寫他少年美貌的面影的肖像畫。

這是王爾德著的道靈格雷的肖像畫的全篇大意。王爾德在這篇裏頭，用他的巧妙的文筆，精細地把奇怪的肉慾，變態的快樂，病的罪惡，一絲不遺地發揮出來。無怪這篇小說自一八九〇年在英美的律賓考雜誌 (Lippincotts Magazine) 上同時連續刊載以後，引起不少的毀譽褒貶的聲浪了。

九 道靈格雷的肖像畫的價值

道靈格雷的肖像畫這篇小說發表的一來復前頭，王爾德曾經寫過一封信給一個出版業者，告訴他在律賓考雜誌上快要發表一篇小說，他自己豫想一定大能震動人心的。他的豫期，果然沒有絲毫錯誤，牠出版以後，引起了新聞雜誌記者不少的笑罵和非議，然而也得到著名的文藝批評家的鑑賞和讚美。

新聞雜誌記者們的惡意的諷刺和偏見的論斷，王爾德並不因此而減少其自信

的勇氣。本着他對於藝術的見解，與他們熱烈地應戰。因為他們認定以「非社會的」，「病的」，乃至「不道德的」，放縱豪奢的官能生活為題材是不當的，他便告訴他們說：「羅曼的藝術是取材於『例外』及『個性』的。善良的人們，因為屬於尋常平凡的類型，是毫無藝術的興味的。奸惡的人們，從藝術的立場上看來，為魅惑的材料，易於刺激人們的想像的。」他又因為他們批評作中人物為非現實的，他却說：「假使為現存的人們，不會有描寫的價值的。藝術家的本分，在於發明創造，而非編纂記錄。『人生』時常以現實來破壞藝術的題材的。而文藝的至上的快樂在於非實現。」(Non-existence)他對於那般以作者的生活和藝術混同着眼而對他本人謾罵，他聲明說：「人們創造藝術的作品的快樂，全然是個人的快樂。他是不問世人怎樣地議論而創作的。我的從事創作，因為牠給我最大的快樂，與他人全然無關涉的。我的作品苟其能使得少數的有理解的人們欣悅，我是滿足的了。便是人們不欣悅，我也感不到痛苦的。」

「他又說：『藝術家是離了題材而超然的。離得題材愈遠，藝術家愈能自由自在地觀照和創作』。這樣地，雙方責難和辯護，也費了不少的筆墨。而英美讀書界因了雙方熱烈的爭論，更加對於道靈格雷的肖像畫多一番認識。

在王爾德為自身作品辯護的文章中最短小雋永，最足以表明他本身對於藝術的態度，為揭載於二週評論 (Fortnightly Review) 上的警句式的文章，後來他用為道靈格雷的肖像畫的序文的。不錯，站在道德的立場上，以道德的標準來批評文藝，確是錯誤的見解。因為罪惡、肉慾、獸性、和善良的風俗，都是人生的事實，藝術家不過引用為藝術的材料罷了。記得俄文學家郭果爾 (Gogol) 一八〇九—一八五二)，有一句名言：「我們不要看見顏醜而責備鏡子」(We must not blame the mirror if the face looks ugly)。用鏡子來譬文藝，而諷諭以道德的口實而攻擊文藝的不當。王爾德在這篇序文裏，也有這種類似的名句，如「十九世紀嫌惡寫實主義。是類於卡力彭 (Caliban) 在鏡裏看見了自

己的面孔而憤激。十九世紀嫌惡浪漫主義，好似卡力彭在鏡裏看不到了他面孔而憤怒。」也是用來諷刺當時一般與他筆戰的人們。科爾律支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1—1834) 曾告誡一般的批評家，「勿以書物判斷人」，可是淺見的批評家，時常總要把作者和作品混雜批評的。王爾德在這篇序裏，揭出他的藝術觀云：「藝術家決不成病的，藝術家是不論何物都能表現的。思想與言語，對於藝術家為藝術的工具，罪惡與美德，對於藝術家為藝術的材料。」這種對於純藝術的鮮明態度，實在可以和他的意向 (Intentions) 論文集同樣的有藝術上的貢獻。

王爾德的自己辯護，也許有人懷疑，這是近於誇張的論調，或是過於自信的見解。可是，老實說，道靈格雷的肖像畫的價值，並不在於王爾德辯解，却在於他的本身。所以牠能夠博得有名的文藝批評家丕脫在讀書人 (Bookman) 雜誌上著文讚賞。丕脫的立腳點為純文藝的，自然他的評語較為有價值了。他了解

作者的性格——不喜平凡的事情，蔑視資產階級，嫌惡寫實主義，主張有力的作品的暗示決非從現實生活得來的純羅曼的性格——深許他在這篇小說裏能忠實於他的意向的唯美哲學，而又能闖入實生活的醜惡的半面。不過他對於書中的快樂主義雖評爲上級的，但是王爾德的描寫主人公的情形，却認爲稍微失敗的。他斷定這篇作品是一種超自然的物語，稱讚牠在藝術上的價值是無與倫比的。他看到了王爾德的藝術的手腕，那種表面上頗具如實的(Realistic)效果，却巧妙地參入超自然的要素的藝術的手腕，深佩他可與亞倫坡相頡頏，所以說：

「王爾德因了這篇作品可與亞倫坡及法蘭西這種羅曼史(Romance)的作家並稱而無愧。」

丕脫的批評並非過譽，因爲道靈格雷的肖像畫這篇小說，決不是可以稱爲病的或不道德的，牠太遠於現實了。這就是王爾德的藝術的手腕，也就是丕脫極端稱道的地方。

十 王爾德描寫之道靈格雷的官能的生活

王爾德描寫的道靈格雷的異樣生活，因為他巧妙地運用藝術的手腕，所以表面上看來，為如實的，官能的。其實此篇作品描寫的所謂官能的生活，決非為一般人們眼中所認識的官能生活，亦非所謂「為肉慾而肉慾」的世界。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官能生活，却是作者所抱負的並且企圖提倡的思想的具體化，同時又為針對英國社會的一個文明批評。

主人公道靈格雷的官能生活，是受了亨利華登新快樂主義的言論誘引而開始的。華登說：「美是天才的一種形式——真的，實在還是高於天才的一種形式，這是無需得解釋的。這是世界的偉大的事實，正如日光、春天、或是那個我們稱為月兒的銀殼的在黑水中的反光一樣。這是毫無疑問的餘地。美有支配一切的神權。牠使佔有着牠的人領袖衆生。你笑？啊！你一失去了牠的時候你就

不會笑吧。……人們有時說，美不過是淺薄的東西。美或許是淺薄的，可是至少牠沒有像思想那麼淺薄。對於我呢，美是驚異中的驚異。只有那些淺見的人才不依外表的美醜來批評的。這世界的真秘密是那些可見的事物，不是那些不可見的。」

以美爲人生之驚異中的驚異，而且以美爲可見的事物，這種言論，真有大可耐人尋味的意義。美既爲可見的事物，因是追求的自然的结果，爲青春之讚美與肉體之讚美了。青春一去不復返，人生行樂須及時，這種觀念，自然地流入於時時刻刻求官能的滿足。換句話說，就是愛撫着青春，熱愛着肉體，不斷地追求新的官能了。可是在這樣地官能的滿足裏，却有所謂「驚異中的驚異」和「天才的一種形式」那樣羅曼的技巧化的「美」在。所以主人公道靈格雷所渴望的，追求的官能生活，在這一點上，却不能與普通所謂官能生活同樣看。道靈格雷所企求的一種官能是帶着戲曲化的和技巧的，而非五官所直感到的純粹

的官能，這是他一生裏沒有體驗過的。我們祇要看到他對於雪琵兒文的戀愛——在他一生中，較為誠摯的戀愛——的徑路，就可以明白上面所說的話不是武斷。道靈格雷所眷戀的女優雪琵兒文，因為遇到了道靈格雷，才了解了真正的現實的戀愛，對於舞台世界——虛幻世界——常演的虛幻的戀愛，在一晚上感到這種愚蠢的假作，不足以滿足她內心的熱烈的要求，頓時失却了舞台上藝術的天才。而沉醉於雪琵兒文的虛幻的世界的戀愛的道靈格雷與着「你已經殺害了我的愛情」的感嘆了。他對雪琵兒文的沉醉，不是爲了她的豐裕的肉體；也不是爲了她的鮮美的容貌。却爲了她有驚人的智慧與天才，又因爲她是能實現大詩人的夢想，拿形態和實質來給了藝術的影子的緣故。所以他說：「要是你沒有了藝術，你便不足重輕了」。這確是一種特殊的，所謂技巧化的官能的追求，所以他一看到他所戀愛的女優由幻想的世界踏入現實世界的那個瞬間，便棄之如敝屣而無所留戀了。

道靈格雷經過了各種技巧化的官能的追求，總想要把握着一種理論的組織的哲學，才能安心過渡他的官能生活。懷疑，冥想的結果，到底樹立了一種對於感覺與靈魂的接觸——感覺的靈化——的境地的哲學了。他是這樣想着，世間的人們對「官能」或「情慾」自然地本能地恐怖着，而且以為崇拜官能為過度劣等的生活。可是他們實在沒有真正了解「官能」的本來意義，他覺得「牠們（官能）所以依然為野蠻而獸性的緣故，乃是為了把牠們餓了使牠們降服，或是用痛苦來殺死牠們。毫不想使牠們成爲一種新靈性的要素，這一種靈性裏面有一個特徵，就是追求美的優良的本能。」他站在官能的靈化的立場上，他再追求新的官能。到這個時候，他不能以技巧的人工的東西為滿足了，他所要求的，是妖怪的，兇惡的，竟認為這種才是實現美的概念的唯一的樣式。這樣地，他由「美」的讚美，而入於「惡」的讚美的那一種惡魔的（diabolical）官能生活，而想用惡魔的官能主義的人生觀來改造人生。「美」的讚美的時候，以「美

「爲「驚異中的驚異」的精神；和「惡」的讚美的時候，以「美」爲「驚異中的驚異」的精神，其間不消說得有廣狹深淺的區別。他把最初所謂「驚異中的驚異」的「美」，到了現在，才展開了十全的意義。而且作者對於這書的主人公道靈格雷一身所具現的官能主義的人生觀，給一個名字爲新希臘主義(Neohellenism) 新的快樂主義(New Hedonism)，而想以此來改造社會，改造人生。所以在這篇道靈格雷的肖像畫裏所表現的主人公的官能生活乃至其懷抱的主人公的美的享樂的人生觀，自然是一面可以說對於當時的社會乃至人生的一個生活批評乃至文明批評，一面亦可以說這是作者王爾德所憧憬所企望的新生活之暗示與樹立了。

十一 莎樂美

莎樂美 (Salome) 這部戲曲，和上述的那篇小說道靈格雷的肖像畫一樣，起

初受了許多的非難和挫折，最後使作者王爾德獲得世界的榮譽的。

這是王爾德一八九一年在巴黎時用法蘭西語編撰的劇本。他所以要用法蘭西語來編劇，他有他的企圖。他企圖用他素來聽慣說慣的異國語來創造一些華美的作品。他自己也知道他的用語，也許含有不少法國文人所不用的風格，可是他自信這樣的劇本，或者可以得到一種異樣的色彩，和梅德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一八六二——?) 用異國文字著述成功一樣，這倒是很對的，他在這部戲曲裏用的法語，在法人看來，反覺得很多的地方過於正確，太呆板，少生動。後來雖是在出版(一八九三年)的前頭，經過了法蘭西四位文士，前後修改了幾次，然而總看得出這件優美的作品，是出於異國人的手筆的。牠的英譯本呢？是王爾德的密友道格拉斯 (Alfred Douglas) 手譯而成的，文亦頗美麗，不失作者的行文的美。這本英譯是一八九四年出版的，牠中間還附加着琵琶詞侶 (Aubrey Beardsley) 的著名插繪。這種插繪，是琵琶詞侶的出世傑作，他

並不是照着王爾德的見解而繪的，他是完全描寫他自身的見解。所以有人說，劇本固然是天下一品，插繪在藝術上亦有重視的價值。不錯，莎樂美有了這種插繪的名作，確是相得益彰的。

王爾德編這劇本的動機，原沒打算發表的，不過用來應酬沙拉培爾娜爾，免她抱怨他不替她編一劇本。並且相傳他的那篇劇本的舞台指導書 (Stage Direction)，使得舞台監督 (Stage-manager) 感到許多難解決的問題，因為這些是近代劇場的慣例上所不許的。尤其是末場莎樂美的長台詞，須得有技藝無雙的女優才能勝任的。然而監督並不因此畏縮，因為他曉得培爾娜爾夫人的才藝是力能勝任的。當一八九二年培爾娜爾夫人到倫敦演劇的時候，雙方約定在皇宮劇場 (Palace Theatre) 初演，而且她已經從事演習了。但是依照當時英國的一般法律，凡是關涉聖經的題材的劇本是一律禁止扮演的。何況這部戲曲，在守舊的出版檢閱官 (Censor) 的眼中看來，是淫猥的，是肉感的，而且是有損聖

經的，自然要嚴厲地禁止上演了。然莎樂美並不因此而減損牠的真價，真如道靈格雷的肖像畫受盡了猛烈的抨擊和非難一樣。我們祇要看牠的作者爲了男色事件入獄的時候，——一八九六年——巴黎的 *Théâtre de l'Œuvre* 劇場裏，却毫無顧慮地拿來排演了，反引起了世人若干的興味就可以知牠的真價了。到王爾德逝世以後，法蘭西人已漸漸認識牠的價值。便是在德意志那裏，也由賴因哈爾德 (*Reinhardt*) 在他的小劇場初演 (一九〇二年)，牠大受德人歡迎。往後到一九〇五年利查斯德老斯 (*Richard Strauss*) 就了莎樂美，附以音譜，編爲歌劇，在德國特婁斯登 (*Dresden*) 王立劇場排演，哄動了全國，哄動了全歐。從此各國爭先繙譯，爭先排演，莎樂美竟風靡全世界了。

十二 莎樂美的大意及其根據

莎樂美全劇的大意，大概是這樣的。猶太王希律 (*Herod*) 爲了招待羅馬皇帝

差來的使臣，大張筵宴。王妃希洛迪 (Herodias) 的前夫所生的女兒莎樂美 (Salome) 亦在座。她的容姿艷麗，可稱得舉世無雙。希律心中是很愛她的，在這天席上熱情遏不住地時時去注視她。莎樂美覺察了，便離席而出。到了外邊，她忽然聽見一種奇妙而魅惑的聲音——預言家約翰 (John the Baptist) 的聲音——引起了她的注意。及至一見了他的丰采，頓時失却了主宰，熱烈地生起初戀來了。她當時把世間的一切的諛辭來讚美他的容貌，並且表示她的熱望要和他接吻。約翰不獨是嚴辭拒絕了她的非禮的要求，而且向她大聲辱罵。在這個時候，一個守衛兵的大尉敘利亞的少年納拉博斯 (Naboth)，他也在這次宴會席上愛上了莎樂美，看到她無意於自己，而且她反向預言家表示摯愛，他感到了極度的失望，便在她面前自殺了。希律候了莎樂美多時不見她歸席，他便同了希洛迪和一般侍從找到外邊來。看見了她，起初用甘言引誘，她完全拒却。末了希律請她跳舞，而且口口聲聲允許她，如其舞了一舞，他願意給她一切，甚至他願

意和她平分王國。她不信，她要他發誓，他發了誓。七襲面紗之舞 (La danse des sept Voiles) 舞罷，莎樂美便向希律要求即刻把預言家約翰的頭裝在銀盤裏給她。希律聽了這個奇特的要求，大吃一驚。他願把種種珍奇的寶物來換約翰的一命。她的母親希洛迪誤認這是她的女兒替她報復約翰咒詛的仇，所以極端贊成她。誰知莎樂美這種要求，却是純爲滿足「自己的快樂」。希律勸說再三，莎樂美置之不聽，他怕違反誓言，「死的戒指」(the ring of death) 終於給希洛迪取去，將約翰的頭砍了下來交給她。她滿足了，在約翰生前她所熱烈盼望而親不到的他的雙唇，現在也趁心如意地親到了。可是目覩她的舉動殘酷而淫蕩的希律王，到了這時，滿腔嫉妒的感情，勃然而起，高喊「殺了那女人」——一個希洛迪的女兒，猶太的公主，美貌情熱的莎樂美，就被壓在榻牌底下殺了。

這部戲曲的最精采的地方，也就是英國出版檢閱官認爲須得禁演的地方，就是接吻的意匠 (Kiss-motif)。這不是始創於王爾德的，因爲在王爾德前頭，已

經有過許多文人關於莎樂美的物語的種種傳說了。我們要細考莎樂美物語的由來及其沿革，第一我們要知道最早的記載，要推到新約聖書 (New Testament)

。在馬太傳 (St. Matthews) 第十四章第三節至第十二節，馬可傳 (St. Marks) 第六章第十七節至第二十九節都有這種記載，不過上面祇說希洛迪的女兒，受了她的母親的指使，才向希律索取約翰的頭，而沒有提起女兒的名字及接吻的事情的。原來這種關於「約翰的頭」的傳說，老早散布於民間，經了聖書拿來用爲粉本賦爲詩歌的。其後這種傳說的結構和微細的部分，都有變遷，而且關於莎樂美的文獻亦很多了。莎樂美這個名字——並非出於聖經——初出現於這個物語裏，是紀元五世紀的時候，最初在物語裏並不佔若何重要位置，到後來才一躍而爲主角的。在十二世紀前頭，所有關於這個物語的傳說，希迪洛的女兒，即後來給以莎樂美名字的，索取約翰的頭的主因，爲的是替她母親報復辱罵之仇的。可是一到了十二世紀的中半，才有人新考案了她對約翰的愛戀。至於

接吻的意匠，還是到了一八四六年才給哈以尼（Heinrich Heine 一七九一—一八五六）在“Atta Troll”裏採用的。其後歌詠莎樂美的戀愛的詩文也很多的，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一八四二——？）的斷片“Hérodiade”裏巧妙地描寫莎樂美對於約翰的初戀。一八八一年馬士尼（Jules Massenet 一八四二——？）所編的“Hérodiade”的歌劇裏，也以莎樂美熱烈的戀愛為中心的。由此而言，可知王爾德在這部戲曲裏所用的 *love-motif* 並非始創於他的。相傳他這部戲曲的粉本，是弗祿培爾（Gustave Flaubert 一八二一—一八八〇）的“Hérodiade”。在弗祿培爾的作品裏，雖是沒有王爾德所描寫的情事，可是關於其他各點，如全曲的趣向，如意匠的細目，甚至文體和用語的纖巧，王爾德都做他的。所以也有人說，假使從王爾德的莎樂美裏抽去了弗祿培爾的菁華，沒有什麼可以值得說遺剩的了。然而這是過言，因為作品的根本思想的把握的方法，為決定作者藝術的高下的標準，僅僅借用微細部分的資料，是不足為王爾德病的。

十三 王爾德描寫的莎樂美

莎樂美與世人見面了，除被英國出版檢閱官禁止排演以外，雖沒有如道靈格的肖像畫那樣引起了大論戰，然而非難牠的人也是有的。因為王爾德所描寫的莎樂美的戀愛，是官能的，是肉感的，而且又是異教的。

我們祇要看莎樂美的迷醉於約翰的美麗的身體，她竟不顧一切，甚至約翰秘地警告她：「你不怕嗎？希洛迪的女兒啊！我不是對你講過我已經聽見了宮殿裏有死神拍着翼翅的聲音嗎？而且死神不是已經降臨了嗎？」那種驚神奪魄的預言，她還不怕，她還要向他求愛。這因為她看見約翰的身體，白得像「田野中間沒有刈過的百合花」；白得像「從猶太羣山上面流墜溪谷之間的積雪」；白得勝過了「亞拉伯女王那芬芳的香料園裏的薔薇花」；而且白得勝過了「照在樹葉上的曙光的脚和睡在海心裏的明月的胸」。叫她怎不愛？再看了約翰

的頭髮，黑得像「伊多買人的國裏伊東的葡萄樹上垂下來的黑葡萄球」；黑得像「太陽光裏在他的樹蔭底下可以躲獅子和盜賊的荔巴農的大柏樹」；黑得勝過了「月亮掩臉星兒嚇躲的漆黑的長夜」。叫她怎不愛？還有他的像「象牙塔上的紅帶子似的」雙唇，好比一顆「象牙小刀剖成兩半」的石榴；好比「漁人從那些半明半暗的海中間尋出來的珊瑚枝」；紅得賽過了「紅色的號音，描葡萄的脚，鴿兒的赤爪，被殺的獅子。」這樣的肉體美，深深地煽動了她純潔處女的變態情慾的幻夢。這種莎樂美的戀愛，確是官能的肉感的。我們再看那背負着過去的流血的幻影的希律王的恐怖；希圖抑壓預言家呪詛自己過去的罪惡的王妃希洛迪的偽善；預言家迷信的宗教的莊嚴；和納拉博斯的熱烈的單戀，把當夜酒宴時的空氣化成異樣色彩——淫蕩的而且神秘的。希洛迪、希律、納拉博斯、約翰，以莎樂美為中心，形成多角戀愛的爭鬥；七襲面紗半裸體的妖艷感人的舞踏；迷醉於屍姦一類性病者快感的莎樂美和約翰的血首接吻。看哪

！真好一幅地獄變相的畫圖！這樣的描寫，誰能否定牠是非官能的呢？英國出版檢閱官的禁止排演，也就是爲此。

但是這篇戲曲，雖是看去竟和羅色蒂等所謂官能派的作品相髣髴，其實頗有相異的地方。德意志的批評家亞爾弗雷凱爾 (Alfred Kerr) 讀了莎樂美以後的批評，他覺得這篇戲曲，不過是「離了內容把言語本身的表面之感，反覆重疊了一下，造成怪奇恐怖，眩惑的音樂」罷了。這是不滿意王爾德的批評，譏諷他作品的淺薄。然而這種地方也就是他和羅色蒂等相異之處。因爲官能派的詩歌戲曲，有官能直截的音響，好似糜爛的肉香，直衝入人的鼻子裏一樣。可是莎樂美的官能，是遊離的官能，他無論怎樣地用着官能的文字，他不過把言語本身的表面之感反復重疊一下罷了。牠決不是像官能派的作品那樣直截的而極端的。牠確是和他的詩歌一樣，全篇是「穿了誇張的隱喻，奇怪的古代文字，古代俚語的音律之衣」，造成「怪奇、恐怖、眩惑的音樂」以悅我們的耳官罷

了，他真是一位「語言的音樂家」(Verbal Musician)。

靈與肉的不能一致調和而衝突，結果是肉得悲慘的結局，這就是王爾德所描寫的道靈格雷和莎樂美的運命，也就是王爾德自身受了希臘思想——靈肉一致——的洗禮，而只顧到肉體的美的後來的運命的預言咧。

十四 王爾德的藝術論

王爾德在結婚後的數年中間，確是勤於著述努力奮鬥的。他把他的唯美——非現實的、技巧的、人工的美——主義，儘量在他作品裏表現，因為他相信藝術的目的，就在於美的創造的緣故。上述的道靈格雷的肖像畫和莎樂美就是如此，即以批評為中心的論文集意向(Intentions)不消說得更其是他的主義的宣傳品了。

他的排除現實，提倡非現實的態度，在架空的頹廢(The Decay of Lying)和

批評家的藝術家 (The Critic as Artist) 兩篇裏最爲鮮明，尤其在架空的頹廢裏，更容易了解他的唯美主義的真諦。他不獨是反對那些由現實世界寫生的作品，而且他以爲美是超越了利害的無關心的愉悅，所以他主張藝術是離開自然和人生的。

什麼叫做說謊？(Lying) 王爾德自己的解釋，就是指「講美而實際上沒有的事」。換言之，就是含有羅曼史 (Romance) 的意義。在他的目中看來，羅曼史是值得欣賞的，但是他看到近代的文藝，大都着眼現實，重視寫實主義，結果弄成一種羅曼史——幻想的物語——絕跡的景象，這種藝術的墮落，在他是深抱不滿的。他看出了他所謂藝術的墮落的原因，起於一般的藝術家偏信藝術爲模倣自然而能活現實人生的。他覺得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他相信，人生去模倣藝術才是正道，因爲夢幻比了現實高一級，而羅曼史比寫實主義更高一等的。

王爾德對於所謂羅曼斯的衰頹，一一就了事實舉例證以說明的。據他的見解，斯蒂芬茲 (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詹姆士 (Henry James 1843—1916)、莫泊三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左拉 (Emile Zola 1840—1902) 等自然主義作家以及盤兒其等為墮落的作家。他不滿意左拉，他這樣說：「左拉的作品由藝術的立場上看來，幾無價值可言，直等於零。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全部都是頹廢的卑劣的人們，是惡德叢集的人們。這般人物的生涯是毫無興味的記錄。誰來注意這樣的人物呢？我們對於藝術的要求是有特異性 (distinction) 的，有魔力 (charming) 的，有想像力 (imagination) 的，一言以蔽之，即是美，(beauty)。……假使作家要從實世界假用人物，至少限度，不是模寫 (Copy) 實世界，而必須是獨出心裁 (invent) 的，然而左拉的作品都是模寫的，他的作品無價值就是為此。」

• J

他詆毀寫實主義的結果，自然要趨於推崇羅曼主義了。他把梅勒迪斯 (George Meredith) [一八二八—一九〇九] 和巴爾扎克 兩人認為真正的羅曼主義者。他評巴爾扎克 為兼具藝術的氣質和科學的精神的大天才。他認為巴爾扎克 的和他的學生左拉 的作品相異的地方，為「想像的實在」(imaginative reality) 和「非想像的寫實主義」(anti-imaginative realism) 的差別。所以有這樣的差別，因為左拉 僅具科學的精神，缺乏其師巴爾扎克 所獨具的藝術的氣質的緣故。他說：「巴爾扎克 的作品，確像夢一樣而具有現實色彩的，他完全是一個羅曼主義者，決非寫實主義者。」王爾德 這樣的見解，排斥着寫實主義，高抬羅曼主義。因為羅曼主義在他的目光裏，就是所謂「想像的實在」，這種信奉羅曼主義的精神，他自己叫他做新羅曼主義。

他高唱了非現實的架空的主張，他進一步論及藝術和實人生的關係，這就是新羅曼主義乃至唯美主義的徹底境至極境，藝術的究竟目的，既在於「美」的

創造，那麼王爾德所謂的「美」是怎樣的東西呢？他以為「美」是與我們的利害上全然沒交涉的東西。就是說，某事物假使對於我們有用而必要；假使關涉於我們的利害者；假使強烈地刺激我們的快苦的情緒者；假使為我們現在生活上必要物的中樞部分者；這般事物到底都不應入藝術的圈內的。換言之，藝術是完全與實人生沒交涉的。所以他認定藝術決不是模擬人生的，牠是藝術家運用想像力從非現實的非存在的題材中造出來的。而實人生反看見了藝術創造的「美」受着魅惑而變為藝術化。這樣地說起來，藝術確不是「人生」的鏡子，而「人生」倒是藝術的鏡子咧。他看到那般以藝術為賓，以「實人生」和「自然」為主的近代文藝界的人們高喊「返歸自然和人生」，以為這是謬見，這是真正的頹廢的傾向。他並且列舉例證，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一七八八—一八六〇) 雖是批評和分解近代思想的厭世的傾向，可是窮究這個厭世思想的源泉，不能不說是哈姆雷脫 (Hamlet) 所創造的。自有哈姆雷脫的厭世主義

以來，世界才成爲厭世的。近代的虛無主義因了屠格涅夫 (Ivan Turgenev) 一八一八—一八八三) 而產生，等到陀思妥易夫斯基 (F. M. Dostoevski) 一八八二—一八八一) 早已完成的了。這樣地藝術常是先於人生的，決非模寫實人生的，而且是有獨立生命的。王爾德不獨是主張「人生」爲藝術的模倣，同時以爲「自然」也是如此的。例如今日倫敦的人們認識倫敦的霧了。可是他們並非是因爲倫敦本來有霧而才認識牠的，却是因爲古來的詩人和畫家把霧的不可思議的意義使他們認識而才能認識的。其實那個倫敦在古時一定就有霧的，然而在藝術產生的前頭，誰都沒有認識牠的。這樣子可以明瞭「自然」也是等着藝術的改造才能存在的。這就是王爾德認爲「自然」亦是藝術的模倣根據。

上面是架空的頹廢的要點，也就是王爾德唯美主義的藝術論的真髓。他極端地排斥現實，重視架空，認定藝術與人生無關涉的，主張藝術高於人生的藝術絕對論，他這種提倡美至上主義，藝術萬能論，誰都能看得明明白白的。他的

諒旨，已屬奇特，再加以說明的方式，又是極其矯激出人意表。我們不能不尊稱他爲十九世紀的偉大的藝術論者。我們看了他這種藝術觀，我們再把他所過度的矯激的技巧的生活來對照着看，我們不至於去誤解他，詆毀他，因爲他原是希圖以藝術來支配人生，自甘爲他自己的主義的試驗者哩。

十五 全盛時代

一八九二年起，王爾德又改編社會劇了。有人說，他是對於模寫實人生尙且是深惡而痛嫉的，那麼何以他在三四年間所撰的都是社會劇，而且看去却顯出他對於當時所處的社會怎樣地不滿意，似乎他自身並不是與社會完全漠不相關的，這是什麼緣故呢？要知道人們如其能夠安於現實，決不會有超乎自然離開現實的思想，王爾德的不滿於當時的社會，正就是他的唯美主義享樂主義產生的基本原因。

一八九二年二月二十日，他的溫特米亞夫人的扇子 (*Lady Windermere's Fan*) 由亞歷山大 (*George Alexander*) 在聖詹姆斯劇場 (*St. James's Theatre*) 排演。翌年四月十九日，一個不重要的婦人 (*A Woman of No Importance*) 由脫利 (*Herbert Beerholm Tree*) 在海馬溝劇場 (*Haymarket Theatre*) 扮演。一八九五年一月三日仍由脫利在原劇場初演一個理想的丈夫 (*An Ideal Husband*)；二月十四日亞歷山大再在聖詹姆斯劇場演他的莊嚴的可貴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這幾部戲曲，都受着社會上極端的歡迎，從此王爾德一躍而為第一流的劇作家，聲名及於全國，作品的報酬——金錢——水也似的流入他的手中，他在一八九四那一年，收入竟達八萬餘金。這時候的王爾德的成功與榮譽，可謂達於極點了。

王爾德這幾篇社會喜戲 (*Social Comedy*)，在結構上性格上的描寫，不是沒有遺憾之點，可是他的生動的對話，巧妙的情景，使他的戲曲生色不少。他原

是「一個對於社會恣情戲謔的人」(a licensed jester to society)，他給與我們的戲曲，也帶有這種性質的。他運用他的諷刺的天才，把自己在英國上流社會交際場所體驗到的若干不滿意的地方，在舞台上——再現出來。他諷誚英國式的婦女把丈夫看得太高，太理想，所以一發見了他的錯誤，就會變成決裂得不可收拾。契爾吞 (Sir Robert Chiltern)——「一個理想的丈夫中的一個人物——的高喊：「讓婦女們不要再把男子們看作模範人物罷！讓她們不要再把他們放在舞台上崇拜罷，否則她們或者要像你——我一向深愛的你——把我的生命破滅一樣地會把他們的生命完全地破滅的！」正是當時一般社會上婦女們的警鐘，因為人們誰能完全純潔無瑕呢？有黑暗的過去的婦人 (a woman with a past) 見着自己的女兒——社會上目為善良的婦人——要踏入邪惡的陷阱——私奔——去了，觸動了她——安列尼夫人 (Mrs. Erlayne)——「線遺留的天性救出她女兒溫特米亞夫人的苦境，那篇溫特米亞夫人的扇子中間所表現的人物的行動，正所

以顯示習俗所謂善惡是不足爲據的。婦女的貞操是不重要的，而兒子是可貴的，看了那種伊林渥斯 (Lord Illingworth) —— 一個不重要的婦人中的一個人物 —— 希圖形式的和遺棄了二十餘年的婦女結婚佔有兒子的見解，也可以明瞭當時英國怎樣地黑暗，婦女怎樣地無保障。在莊嚴的可貴劇裏，王爾德對於英國向來的所謂紳士式的莊嚴的可笑，運用雋妙的文字描寫出來，真有令當時的僞道學的一般人們看了哭笑不得之概。他的這等的諷刺的筆法，再加了獨有的警句，和流利雅緻的說白，自然地能吸引觀衆了。

他的作品成功，已隱伏了他最後的悲劇的種子。他本是一個享樂的實行家，不僅是一個口頭的唯美主義者。他以前是受着經濟的限制，不能如意地追求歡樂。到了現在，金錢既似流水般湧來，他的官能的追求的慾望，自然地熱烈起來了。他在這個全盛時期，窮奢極欲，把世間上自己力之所及的快樂，差不多都已享到。然而他的追求仍無止境，用盡種種方法，造成人工的快樂——男

色 (Greek Vice) 也是一種——以滿足他的肉的、濃厚的、刺激的慾望。一八九五年因與庫因斯巴萊侯爵 (Marquis of Queensberry) 互訴而被捕入獄，這是當然的結果罷。

十六 沒落的起因

一八九五年——一個理想的丈夫和莊嚴的可貴兩劇扮演的那年——三月一日，王爾德爲了庫因斯巴萊侯爵，屢次侮辱他，所以對侯爵提起毀損名譽的訴訟，審訊的結果，王爾德不獨是敗訴，而且反獲罪入獄。從此把數年來努力所得的社會榮譽和地位，完全失却，盛極一時的唯美家，竟成一個世間的敗殘者了。

王爾德和庫因斯巴萊侯爵兩人間的糾紛怎樣起的呢？我且把這件事的原委來說一下。王爾德有一個年輕的朋友，叫做亞爾弗雷道格拉斯 (Alfred Douglas)

——就是手譯王爾德的莎樂美的人——他是庫因斯巴萊侯爵的第三子。他們兩人相交甚密。侯爵對他們的交往，是不滿意的，所以三番五次，設法去破壞他們的友誼，總是沒有效果，最後他才用了書寫侮辱文句的名刺交與王爾德才引起訴訟的。原來道格拉斯的年齡，較之王爾德相差有十七歲之多，兩人的年齡不相稱，也是引起外界物議的一因。他是一個王爾德的母校牛津大學的後輩，本來沒有相識的機會。他們在一八九二年道格拉斯還在學校裏的時候，偶然經了約翰孫 (Lionel Johnson) 的介紹，認識了才互相過從的。從此以後，他們兩人情好甚篤。外界對於他們很多物議，因為兩人的交友，在年齡上已屬不相稱，而且大家又都知道王爾德是一個極端放蕩的人，所以很多人認為他們除了普通友誼以外，尚有一種男色關係。再加他們形影相隨，刻不能離——相傳王爾德走去的地方，道格拉斯必去的；道格拉斯停留的場所，王爾德一定在那裏的——那種情景，那能禁人不生猜疑呢？庫因斯巴萊侯爵，也許爲了這個原因，

對於他的第三子的前途憂慮，所以才要設法去分離他們的罷？用盡了方法，結果仍是無效。侯爵又是一個有名的橫暴的人，見了這種情形，他如何肯干休呢？而且那時候，侯爵夫妻正離了婚，道格拉斯又因袒護他母親而反對父親，道格拉斯也如何肯聽父命呢？侯爵就停止供給他金銀，道格拉斯並不以此改變其態度，因為他的經濟上尚有他母親侯爵夫人資助着哩。在這個時候的王爾德呢？他藉口從事創作，拋了愛妻愛子，或在倫敦租賃旅館的一室，或海水浴場，和道格拉斯同居，過度他們的羅曼生活。侯爵心中極形憤激，他便親自訪問王爾德的住居，欲施行脅迫，又未能達其目的。因此他又想出了一條妙計，他便走到他和王爾德共同隸屬的俱樂部裏，在自己的名刺上，寫着「致形似男巴家的王爾德」(To Oscar Wilde posing as a sodomite)，拿來交給俱樂部裏的門房，叫他授給王爾德。那個門房鄭重地拿來放在一個封筒裏，而且把受取的日時，詳細記載了轉交給他的。侯爵對於王爾德的侮辱的行動，也不只是這一回。就

在那年——一八九五年——二月裏，聖詹姆斯劇場裏扮演莊嚴的可貴的初夜（Part night），侯爵也預定了座位，希圖用野菜做的花園贈給作者來侮辱王爾德。可是王爾德早已得到了這個消息，預先防備着，拒絕了他的入場，這齣惡戲才沒有演成。這種在名刺上寫着醜惡的語句來遞給王爾德的舉動，已是侯爵的最後的一法了。到了這個地步，王爾德實在再不能忍耐的了。加之道格拉斯又在榜極端慫恿，所以毅然在三月一日那天對侯爵提起毀損名譽訴訟。二日侯爵被傳偵訊，到了九日侯爵和王爾德都被傳喚偵查。他方面的辯護士看到形勢對於王爾德漸漸不利，為王爾德脫卸責任起見，進行撤回（Withdraw）告訴（Prosecution），又被駁斥。終於被檢事以猥褻罪（Indecency）起訴，四月五日晚間在旅館內被捕。唯美主義的寵兒，盛極一時的文藝家王爾德，到了這個時候，祇有束手待判了。

十七 入獄

庫因斯巴萊侯爵把男色家 (Sodomite) 的徽號贈給王爾德，他最初也並沒有若何充分的證據，他不過曾經獲得王爾德寫給道格拉斯的三四封書信罷了。要是祇有這幾封信，在法理上，證據是不充分的，同時侯爵的毀損名譽罪是不可脫避的。因之在公判前二十天的中間，侯爵家利用了偵探、壯士、新聞等種種方法，努力搜集王爾德的犯罪材料，結果得着了多量的文字的證據。他們所得的證據：

(1) 在王爾德寫給道格拉斯的書信中間，有兩封信裏發見有 Romantic friendship 字樣，這是在普通友人間來往的信件裏看不到的。

(2) 王爾德著的道靈格雷的肖像畫中間的文句，好幾處可作證據的。

(3) Chameleon 雜誌上，王爾德在登載 "Phrases and Philosophies for the use of the Young" 的中間，起初插入自己的警句集，又加入他人所著的 "The Priest and the Acolyte" 的短話，也是一個證據。

就了以上幾個證據看來，雖是對於王爾德的訴訟上多少有些不利，不過假使祇有這種文墨上的證據，王爾德也許會勝訴的。誰知經了侯爵方面辯護士卡松（Sir Edward Carson）的反對詰問（Cross-Examination），王爾德在一八九三年到九四年之間實際的私行上所犯的惡德，登時暴露出來了。原來王爾德在那時候的年齡，已四十有二，而他所交遊的人，大率年輕貌美少受教育的青年。照普通的判斷起來，他們實在缺乏與王爾德為友朋的資格。再講到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又是不相稱的。因為他所結交的那般青年，大都為侍僕與馬夫之流，而王爾德在當時的社會上却頗有相當的地位的。可是王爾德毫不顧慮他的地位，竟與這般浮薄少年相混，而且在避暑期間又喜和漁夫之子在一處嬉戲；在倫敦又愛與美少年的娼家主（Procurer）來往。時時以金錢、衣服、銀烟匣，美麗的手杖等品物贈給他們。並且時時招他們至飲食店中歡聚。便是那般浮薄青年也時常深夜往訪王爾德的。這種種的羅曼情形，影響他這回訴訟不淺。

“To Oscar Wilde posing as a sodomite”的那種文句，是侯爵和他的辯護士商妥了才寫的。這樣寫法，雖是使王爾德難以忍受，可是就文句而言，這是沒有完全肯定他爲男色家的。在偵詢期內雙方辯論的時候，王爾德方面的辯護士，看到形勢不利，恐怕侯爵將受無罪的宣告，那麼王爾德要被證實爲男色家了。所以想藉口被告方面所提出者爲文字之證據，承認被告有誤會的理由，撤銷告訴，法院駁斥不准。誰知這時候，檢事調查王爾德罪狀之結果，以猥褻罪向裁判所告發，所以他退出裁判所以後，便受着偵探的監視，最後竟受逮捕了。

第一公判爲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三日六日間舉行，因爲陪審員意見不一致，而中止裁判的。第二審決定爲五月二十五日。在中止裁判期間——五月三日至五月二十五日——法院許可王爾德具保釋放。前途籠罩着密層層的暗雲的王爾德，社會上的聲譽至此完全墜地。保釋了，不獨是旅館店到處拒絕他食宿，即所有的財產已在被捕的時候，被債權人沒收拍賣抵償，除借寓哥哥威廉那裏以

外，正是投宿無路，飲食無門，真痛苦極了。

在保釋的期間，很有幾多親友，勸王爾德出奔異國，而且這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英國原為自誇紳士之國，裁判所和內務部都不欲把這種所謂紊亂風化的男色事件公判使世人注目，衷心未嘗不欲以不了了之。所以這回保釋了以後，毫不差遣警察追隨監視，王爾德隨時有遠颺的可能。可是王爾德的母兄都反對出奔的勸告，王爾德本人亦以逃罪為卑怯而置之不顧，並表示不欲累具保的親友損失巨大的保釋金——約二萬五千元——以圖一己的自由。第二公判日到了，一般人看到了初次公判因陪審員意見不一致而中止裁判，總以為王爾德或能免于罪刑了。誰知此回裁判的中間，判官列數七條罪狀諮詢的時候，竟公同判定六條——王爾德本身除一條外，亦承認其他五條為有根據——確于刑律，當庭判決，宣告了兩年徒刑 (imprisonment for two years with hard labour) 享盡世間所能享的快樂的王爾德亦不得不向淒涼而悲慘的牢獄中討生活了。

十八 獄中生活

獄中生活，在普通的人們看來，是「一種悲劇」，「一種不幸」，「一種災害」，王爾德却認為這是在他一生中間的第二迴轉期。他也承認牢獄不是他所遭遇的好東西，然牢獄中生活，却使他在悲哀裏發見人生的重大意義。他的人生態度，因此多少起了若干變化，王爾德的獄中生活，確是在他的生活史裏佔重要的一頁。

他最初進的是在倫敦郊外聖保羅寺院西南五哩半那地方沿泰晤士河村鎮上的溫慈渥斯監獄 (Wands Worth Prison)。在這個裏頭，因為沒有一個看守者能和斐登監獄看守者馬丁 (Martin) 一般有文才，把當時這位詩人的生活情形，盡情描寫出來，使我們得一個參考。不過我們在獄中記 (De Profundis) 裏看見他自己有這樣的記載。他說：「當我在溫慈渥斯監獄中的時候，我希望去死，

這是我唯一的希望。在病院裏經過了兩個月以後，我被移到這裏來了。當我一覺得我自己的健康漸漸好起來了，我的心裏充滿了憤怒。我已決心在我出獄的那一天自殺，往後這種惡劣的情調過去了。」我們就可以明白，他在被移到裴登監獄的前頭，他所過度的是極端失望極端悲哀的生活，這是在一個由全盛時代突然變為殘敗者的人們的心理上必然的徑路，因為他自己也覺得他「不是由素不著名而進於一時的犯罪，却是由一種永久的大名而墮落到一種永久的污辱。」怎教他不「被忍受不住的屈辱的觀念所嘲弄」而厭世呢？

他在徒刑期內，一共遷移了三回監獄，最後的就是有名的裴登監獄（Reading Gaol），在這裏有極慈善極親切的，又是素來崇拜王爾德的看守者馬丁奉侍他，監獄對他起初雖則仍舊嚴重地監視他，往後也漸漸趨寬大主義，允許他在一定時間內可以使用筆墨和書籍，那部有名的獄中記，就在這個獄裏著成的。經過了若干時絕不自由的嚴酷待遇的王爾德，到了這個時候，多少得一些安慰，

他的惡劣的情調漸漸淡薄而過去，他已能從怨天尤人的一切感情的痛苦裏解脫出來，他得到了一個新世界，——由藝術家的「謙遜」而體驗到悲哀教給於人的人生的真義的新世界。

看守者馬丁確是富於觀察力的詩人，他在他的獄中的詩人 (The Poet in Prison) 裏，把這位偉大的詩人王爾德的外生活描寫出來，給我們拿來和獄中記對照着看的好參考資料。他批評他的獄中生活，說：「對於來獄之前的王爾德，我是一無所知。對於出獄後的他，我也是一無所知的。可是就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事，就是他在這個監獄中間，他過度的是聖者那樣的生活。換句話說，他過度的是那種近於我們可憐憫的人類所不能再奢望那樣的神聖狀態的生活。」這不是無判斷的讚美，王爾德確是已經明瞭「有悲哀的地方，就是有神聖的地方，」所以影響到他的實生活了。

在陰鬱的監房裏，睡的是硬板的床舖；吃的是惡心的食物；穿的是能使憂愁

變成狂異的可怕的衣服；沉默、孤寂、慚慚，他的肉體上和衝動的情緒上，極端地感受痛苦而被束縛。可是他已經受了悲哀的享樂主義的洗禮，這些對於他有什麼緊要呢？他安於他的運命爲他儲蓄的一件特別的東西——悲痛——，所以每天從早到晚做他的奴隸工作，事事都照着刻板的嚴酷的規則做。要把發下來的粗麻分細；要用單調的曲棍來汲水；監獄的執事，並不對於這個唯美主義派的使徒，有所寬惜，因爲在他們的眼裏，他與別的囚徒有什麼異樣呢？牧師的虛偽的說教，他也得去聽，雖則他想起來對周圍的可憐的人們說：「牧師所說的全然是說話。你們都是社會的犧牲者。社會對你們，在街上祇給你們饑餓，在牢獄中也只給你們饑餓與殘忍罷了。」可是他終於沒有說，而且懶得說，要曉得他有一天在工作中間不過講了一句話，已經遭着罰哩，畢竟他是一個囚徒啦。他這種安於運命的態度，使看守者馬丁也生了驚訝，所以馬丁說：「我常驚異他爲什麼聽了這種的說教坐着不則一聲呢？而且想着驚異，他爲什麼

每天每天能持續懶惰的弛緩的生活——受着可怖的單調而麻痺的悲哀的生活，
苦痛的生活，死的生活呢？」

在馬丁的記載中，我們再可以看到這位一代的文學家和看守者兩人間的一件最有興味的插話 (anecdote)。一天早晨，馬丁到王爾德的監房中去，看見他倦伏了臥在床上。問起原因，才知道他的身體正在痙攣，頭痛得劈開似的。那麼勸他請醫生診視，他不願意，他祇希望喝些熱的湯水。他便趕忙下去，把牛肉茶燙熱了，灌在一個瓶裏，藏在裏衣的中間，避免人家的注目，馬上到監房裏去。誰知上樓梯的時候，那瓶子無端破裂了，燙得肌膚生痛。那時候恰巧看守長在樓下，看他漲紅了臉，自然他不曉得馬丁是爲了燙痛才如此的，當他是喝醉了酒，叫住他問。他頭也不回，飛也似的忍着痛走到了取出壞瓶，並且告訴王爾德，他如何被燙；如何被看守長起疑，如何忍痛了走來，王爾德聽了忍不住大笑起來。過後他覺得這樣大笑對於親切的馬丁是失禮的，所以他便在青色

的監獄用紙的一片上，寫着一篇「謝罪」的題目的文字，送給他。這是用古雅的，獨創的，有趣味的文體寫成的。他的尖銳的諧謔和機智，使馬丁讀了爲之解頤。馬丁在他面前稱賞，他便說：「我實在沒有意料到我再會來寫這樣的文體。我早已把這種文體當作過去的東西棄置不用了。可是昨天朝上，我心上一面覺得對你過意不去，一面却遏不住笑了。其實心裏早已發誓決不再笑的。然而我既是破了這個誓，心裏便想那一個誓——不再用這樣的文體的誓——破了也無妨的。到底兩個誓都破了，可是我以後決不再破。往後我自己也決不再笑，而且也決不再寫引人笑的东西。我已經不是喜劇的人物，我謹嚴地把我的生涯捧獻於悲劇。假使此後我所書寫的書物，一定寫成那種造成各種悲哀的圖書館的那樣東西。一定寫成由悲哀而產生的文體。寫出孤獨中組成的，淚珠來分句讀的文體。單爲了供給悲哀過的人乃至正在悲哀的人們閱讀而書的。我了解這樣的悲哀的人們，他們也了解我。對於『快樂』的世界，我是一個謎語罷，可

是對於「苦痛」的世界，我是一個傳語者罷？」

看了以上的記載，我們假使拿來和王爾德在獄中記裏高唱悲哀的話對照着看，誰能說他的獄中生活不是他的第二的迴轉期呢？

十九 獄中記

獄中記是王爾德在婁登獄中的作品。這是一封長信給道格拉斯的，可是沒有寄給他。到一九〇五年，王爾德的遺著管理人（Literary executor）洛勃脫洛士（Robert Ross）把稿中有關涉的部分——關涉道格拉斯和其母庫因斯巴萊侯爵夫人的部分——節略（二分之一以上）綴成了出版的。獄中記出版後，很引起一般人的懷疑，以為這是贗物，後來在報上發表了原稿（manuscript）的一部的筆蹟（facsimile），物議始息。全篇的原稿，由洛勃脫洛士附以條件——在一九六〇年正月以前不得公刊並不得示人的條件——寄贈不列顛博物館（British

Museum) 的。爲了這篇原稿中的言辭，還惹起道格拉斯和亞叟冷松的訴訟，這事的詳情，我將在下文再講。

這部獄中記，在王爾德自己致洛士的信中，說：「我不是辯護我的行爲，我只是說明牠。」要是我們拿來細細讀一下，我們可以懂得這是不辯護的辯護。所以本間久雄氏在他著的唯美主義者奧斯卡王爾德上說：「其實這部書才是他的唯美主義生活的最好的說明和辯護，又是對於非難者的最大膽的挑戰狀。就是說，這篇作品是證明以前作的架空的頹廢等文內所看到的藝術上的唯美主義，到這時已成了確乎不可拔的「人生觀上的唯美主義」了。」這是懂得王爾德的話。我們並且要曉得，這部書也不是純粹的懺悔錄，因爲他的眼光裏，懺悔的瞬間，就是創始——人生觀上的唯美主義的創始——的瞬間，這不過是一個人用牠來改變過去的手段罷了。

這部書的要點，本間久雄氏已經明白地指示我們，大致可分前後兩部分。前

者是一種悲哀觀，他了悟悲哀裏含有人生的重大意義，而且又因體驗悲哀而感到一種快樂，主唱所謂悲哀的快感，可以看到他的快樂的傾向的澈底境；後篇是由唯美主義解釋的一種基督論。

一個在社會上享受大名的人，一旦被捕入獄，他的精神上所感受的痛苦與悲哀，自然達於極點。這種二年間所謂「由一種永久的大名而墮落到一種永久的污辱」，那能不「常常要被忍受不住的屈辱的觀念所嘲弄」呢？回想到過去榮華的夢，他不禁高呼着：「羣神幾乎把一切的東西都給了我，但我却誘惑我自己於無感覺的，肉感的，逸樂的，長咒詛中。我做着怠惰者、遊蕩者、執袴子，來娛樂我自己。……因爲新的快樂的追求，熱慮地追到深沉的底裏去。……凡可以使我快樂的地方，我高興地過下去……。」把那個所謂「造成最下等人的所在」的牢獄的生活來對照，他是何等的絕望啊！悲哀到極度，他才感悟到「在歡喜和嬉笑的背後，常有粗惡、生硬、和無感覺的一種稟性，可是在悲哀

後面，却常只有悲哀，悲哀不像快樂，是不戴面具的。」這種感悟，並不是由宗教得到的幫助，因為他是「對於不可見的事物」不信仰的；也不是由道德得到的幫助，因他「生來就是一個道德廢棄論者」；又不是由理性得到的幫助，因為他認為定他罪的法律，不是沒有錯誤的。然而他却能解脫一切，却是由於他自己所謂「藝術家的謙遜而解脫一切」。由此他能「了解隱藏在痛苦的核心中的教訓的一部份」，他明白「痛苦是一種啓示，人們靠了牠，纔能識別從前所沒有識別過的東西。更靠了牠，人們才從另外一個立腳點去接近歷史的全體。關於藝術方面，從前從本能上模糊地覺到的，現在不論在感情上和理性上都

能用十分明瞭的靈觀和十分強烈的感覺去實現出來。」他還懂得悲哀是人所能表現的最高的情緒，是一切的藝術的典型和試金石。而且他說得清清楚楚：「藝術上的真理，是物與物的自身相一致，是內部的外的表現，是靈魂的化身，是帶有精神的肉體本能；因為這樣所以沒有可比之悲哀的真理了。」他這樣地

把悲哀看作人生的核心，而且又看作藝術的核心，直截地說，他的悲哀觀，就是他的人生觀，同時又為他的藝術觀。較之他著架空的頽廢時所主張的藝術支配人生的論調，更進一步，而達「人生即藝術」「藝術即人生」的境地，換句話說，在前之藝術上的唯美主義至此一變而為人生觀上的唯美主義了。獄中記之意義最深之點，即在於此。

後篇的基督論，他對於基督的認識，却與一般人相異。他認定基督是一位「在人生為羅曼運動的先驅者」(the precursor of the romantic movement in life)。他讚美基督的想像力，他說他具有「那強烈的火爐似的想像力，他把在藝術界內當作創造的唯一的秘訣的想像的同情，實現於全人間關係的圈子內。」又說，他的「對於人道的全體的觀念，是直接從想像中湧現出來的，並且只有用了想像纔能實現。」所以他覺得「基督的真生活，與藝術家的真生活中間有一種極其密切和直接的關係，」他說過的話，都可以直接移到藝術的世界的」。

他是有一切人生的色彩的要素如神秘不可思議、悲哀、暗示、狂喜、和戀愛的要素的人；他是一位超越的藝術家，他「興了驚人的廣大和奇異的想像力，把不能發音的全世界和無聲的痛苦的世界，當作他的王國，並且把他自身造成他的永久的代言者。」他的本性的基礎是和藝術家的本性的基礎一樣；「他的位置是與詩人同列」的。那麼他的全生涯，可稱完全是一首牧歌了。王爾德這種基督的解釋，當否固當別論，總之他這種論調，矯激而有味，確為不可爭的事實。

以上是獄中記的要旨，要是我們拿來和他的獄中生活對照着看，可以明瞭他的人生觀不單是主義上乃至概念的東西，他在自己的生活裏也把這個人生觀體現的。

二十 出獄後的諸作品

「牢獄的組織，是絕對地完全地錯誤的，我出獄之後，我要盡我所能以改革牢獄，」這是王爾德在獄二年間所體驗到的悲嘆語，也就是他出獄後發表幾篇改良監獄組織意見的文章的動機。

他出獄後的生活的情形，我將在下文再說。但是我們可以知道那出獄後逝世前的王爾德的物質的生活，常達於極度窮乏的。他的精神也衰弱異常，他衷心雖常企圖創作一篇偉大的作品，挽回他已墮地的名聲，可是他的凝思的精力，已消耗殆盡，他的創作力已不復爲他所有了。他自己也覺得，常時嘆息着「離了生活的藝術的氣分不能把握了」。這是文藝界的一大損失。所以在這個期內，除了最後的傑作妻登監獄之歌 (*The Ballad of Reading Goal*) 以外，祇有幾篇促進獄舍改良小品文章罷了。

他在法國北海岸狄坡 (*Dippe*) 寄居的時候，在每日記載 (*Daily Chronical*) 報端看見監獄看守者馬丁免職的記事，知道這位慈悲親切的看守，爲了看不過一

個小囚人啼飢，私給了一些糕點，典獄長官認爲這是紊亂獄規，因而革除他的職務。他回憶到在獄所目擊的監獄中殘酷而非人道的事情，他便做了一篇看守馬丁事件及牢獄生活的諸殘酷事件（The Case of Warden Martin; Some Cruelties of Prison Life）於一八九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每日記載上發表，抨擊監獄當局的行爲不當，而詳述他在獄時所目睹之牢獄中虐待囚人的諸事件，喚起了世人注意。翌年三月二十四日，他又發表一篇小品文章，名爲勿讀此倘使你今天要享幸福（Don't read this, if you want to be happy to-day.）指摘監獄生活的慘酷與非人道，暗示他自己對於監獄組織的改良意見。這兩篇東西，對於當局給以很深的刺激，傳聞一八九八年英國的牢獄律令，採用王爾德的意見很多的。

王爾德獄中最大的長篇，又是他的最後的傑作的那篇婁登監獄之歌，是在一八九八年一月刊行單行本的。這篇是歌詠一個近衛的騎兵因殺妻而被處絞刑的情況，這篇的內容，假使我們把他的未入獄時的作品莊嚴的可貴來對照着看，

一定會感到他的作品風致，完全改變。不錯，這是王爾德二年間在牢獄中面
 接了人生的悲慘而殘酷的現實以後產生的作品，充滿着人道的情感，把受刑者
 同獄的囚人們和詩人自己對於絞刑時的心理，一一深刻地描寫出來。

他是對於法律沒有信仰的，所以在獄中記裏說：「定我罪的法律，是錯誤的
 不公平的法律；我在那下面忍受着的制度是錯誤的不公平的制度。」他還反說
 ：「固然有許多事情，我是沒有做過了而被定罪的，但是也有許多事情，我是
 的做過了而被定了罪的，並且在我的生涯中有許多沒被人家告發的事情哩。」
 用以喻法律上定罪，未必是公平而無枉無縱的。判了罪的人，他所受的責罰未
 必適如其分的。他所以讚美基督的偉大的道德，就是「完全的同情」，因為基
 督說過：「伊的罪因為伊愛得多，所以被赦了。」這種愛罪人的精神，他認為
 較之報復主義的法律好得多。然而這種精神，除了基督，能到那裏去找呢？

他對着法律抱着反感，他看近衛兵的處絞刑，他自然要喊出了：「我也不知

法律是對的，還是法律是錯的，我們睡在牢監裏的人能知道什麼呢？除了牆壁是堅固；而光陰的遲緩是度一日如一年。「但這是我知道的；就是——當第一個『人』殺傷了他兄弟而悲慘的世界開幕時，人們所爲『人』而造出來的法律，不過是揚起最惡的風扇燃燒大麥而救小麥。」法律是不公平的，報復主義的，那麼奉行法律的人，他自然能看出他冷酷無情的態度，所以要說：「因爲凡是人若有一個監獄的職守攔在他的肩膀上，他的唇上便該加上一道封條，他的臉上也該戴上一個無情罩。否則他或者便要感動，要撫慰，要憐恤了。」他咒詛着牢監，他說：「人類的牢監個個都是用着恥的磚造成的，而圍着柵欄爲了恐怕基督看見人們怎樣把兄弟虐待。」他們讓驚恐的小孩啼餓；他們還要蹂躪弱者；他們鞭打那愚蠢者，嘲笑那老者和頹白者；他們爲獄囚備的飲料是滿含穢惡的泥土氣息的帶黑色的水；他們所發給的秤過的麵包是充滿着石灰和沙粒；這種待遇獄囚的情況，是何等的殘酷，何等的非人道啊！一幅殘相的人間地

獄，王爾德以獄囚的情緒來歌詠，其哀怨悲調之點，與科爾律支的古舟子賦（Ancient Mariner）並稱而無愧。

講到這篇詩歌的調子及其修詞，他也費盡一番心血，才能琢磨到這個地步。與他同居在培爾納佛亞爾（Berneval）看他著作的道格拉斯說：「他爲了這篇詩歌，費了許多我未曾看見過的苦心。凡一字一句都是經過了他極端的注意而成的。」我們可以明白王爾德這部最後的作品確是他嘔盡心血之作。無怪有人拿牠來和但丁的地獄篇相比較，而讚賞他爲「用英語著作的最優美的歌了」。

二十一 出獄迄逝世

王爾德，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九日，出了婁登監獄，便越海渡法，避居法國的北海岸的狄坡地方一個叫培爾納佛亞爾的小鎮上。這時候英國社會對他的態度，完全更變了。誰都知道英國是守舊的國家，道德觀念是很看重的，假使一

個人一旦到了身敗名裂的地位，在這個國裏絕對沒有再能抬頭的餘地的。王爾德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飄然去國了。他剛到狄坡的時候，他得到許多同情他的友人，贈給他巨額的金錢——據道格拉斯說共有八千鎊——所以他的手頭，很是寬裕。可是不到好久，他胡亂地使用，竟用完了。固然這也是由於他沒有經濟的觀念，可是大半確由於初離多端束縛的牢獄，來到自由的世界頓時失却自制力吧？入獄後，他和愛妻馬麗勞合的關係，妻族羣主離異，經了他友人希拉特 (Robert H. Sherard) 的盡力，夫妻間成立和解，她也曾到過獄中一二次去慰問他。出了監獄，她從母族的人們的忠告，暫時觀察他的品行，如其生活上有改過的表示，才許他同居。一面允許每週寄給他三金鎊。而王爾德本人却懇切地祈求縮短別居的期間。然而他終於受着誘惑，同居迄未成爲事實，到一八九八年馬麗勞合竟先王爾德逝世了。

在王爾德經濟窘迫的時候，道格拉斯常有誘引的書信和電報給他，要求面會

。友人們雖極端設法勸阻，王爾德終於受其誘惑。在培爾納佛亞爾住了二三月，便動身到意大利的奈坡爾斯（Naples）郊外道格拉斯的別墅去，同居了三四月，別了道格拉斯便到巴黎去。從意大利回到巴黎之後的王爾德的生活，極為淒慘的。我上面已經說過，他發表了婁登監獄之歌以後，精力日見衰弱，文思減退，失却固有的創作能力，以致物質的生活窘迫達於極點。幸有友人洛士等的援助，把他的舊作品莊嚴的必要，一個理想的丈夫等幾篇戲曲翻刻，多少有一些收入。可是他的「有了金錢不用盡不休」的性質，常使他成為身畔不留一文的状态。我們要知道他當時怎樣的窮困生活，我們可以看希拉特所記載的話。他說：「他從奈坡爾斯回來的時候，暫時寄宿在馬沙里哀街上的一個旅館裏。但是他爲了遲付房金，他不得不退出，呆板地講，就是被驅逐到街上。他是受着美術街的小旅館主人杜坡里哀救助出了這種境遇。杜坡里哀是在他盛時和他有一面之識的人。杜坡里哀把自己旅館內的一間房借給他。自己走到馬沙里哀

街那個旅館裏去付清房金，取回抵當在那裏他的行李。」王爾德自那時起，一直到逝世，都在這個親切的杜坡里哀的亞兒希史旅館 (Hotel d'Alsace) 裏。

他的生活，在將要逝世之前，愈過愈悲慘，愈過愈頹唐了。他愈加自暴自棄，他不問身邊有無金錢，他從一個咖啡館到別一個咖啡館，從一個酒排間到別一個酒排間，走來走去狂飲。而且逢人借錢，不以為怪。因此他愈加給世人厭惡了。末了不論那一處的酒排間，不論那一處的咖啡館，甚至都拒絕他進去了。這時候，他又得了極端的神經衰弱症，身體虛弱不堪，非至午後三時左右不能起床，死神已經漸漸近他身傍。

一九〇〇年王爾德漸近死神之際，他的神經衰弱和身心的疲憊，更加厲害。在死的前數月，他常患着劇烈的頭痛，這是腦膜炎的前兆。到十一月二十九日病勢漸見沉重，看去是不能再起的了。他的好友洛士爲他請了一位牧師，使他受羅馬正教的洗禮。第二天——三十日——的午後二時，唯美主義的使徒王爾

德竟與世長別了。關於王爾德臨終時情狀，我們可以看洛士和勃萊蒙伯爵夫人 (Comtesse de Breumont) 的當時的記錄。

洛士說：「今朝(十一月三十日)五時半的時候，他的樣子完全變了。顏面的種種的線都改變了。那麼『死際的喉鳴』開始了。但是我以前從沒聽見過這樣的喉鳴的，這好似把曲榭旋轉的那樣可怖的音響。這是直到他斷氣的時候，才停止的。他的兩眼，早沒有識別光線的能力。他的口裏不絕地流出泡和血來。午後一時起，我們都不離開房間。痛苦似的那種喉鳴，聲響愈加高了。一時四十五分，他的呼吸變了。我走到他的床邊，取他的手，按他的脈，脈息已亂。不久，他深深嘆息一下。這種嘆息，我到這裏以後所聽到唯一的自然的嘆息。他的手足不隨意地伸着，他的呼吸漸漸微弱。他便在正一點五十分的時候斷氣了。」

王爾德的母親的友人勃萊蒙伯爵夫人這樣地說：「奧斯卡王爾德看去好似睡

着一樣。他的晚年形成他的丰采的粗硬，由死神的不可得而見的手美化了。他的面龐回復青春時代的美麗，我不圖想到他的面龐極似他母親，禁不住悲傷起來。她的鐘愛的天分豐富的兒子在這樣不易描摩的旅館的幽暗的房裏死了，橫在那裏，我真幾乎不能認為事實的。而我也幾乎不能相信這是他的華奢的生活，他的奢侈的嗜好，他的美的耽溺，他的機智，他的天才——這些一切都被吸收到這樣地遠遠的房屋的黑暗中去了——的終局。他的確是死了。世間是得着勝利了。他是因了他以前拿喜悅和歡笑去面接的世間向他身上拋擲的慘事，他粉碎了。」

看了上面的兩種記錄，王爾德逝世的情狀，何等的悲慘而可憐！問題的道格拉斯在他逝世的時候，恰巧在蘇格蘭，接了洛士的王爾德危篤的電報，倉皇地趕來，僅能參加葬式，已不及與他面訣了。他的遺骸於十二月三日由洛士、道格拉斯、勃萊蒙伯爵夫人等極寂寞地敬虔地葬於巴紐 (Bathow) 墓地，及至一

九〇九年四月二十日他的遺骸又移至丕爾拉顯士 (Perc Laclaise)，並且就在那裏，由洛士等的義捐金建立個紀念塔。

二十二 王爾德死後待解之一謎

王爾德確是上述那樣悲慘地死了，而且確是過度的哀慘而可悲的晚年。他所到這種地步，究竟有什麼原因呢？這是一件曖昧不明的事，我們祇要看到爾德的研究家的關於他晚年批評的不一致，就明白這確是一個待解的謎語。我們再看到英國新批評家亞叟冷松氏的王爾德研究 (Oscar Wilde: A Critical Study) 因了記載王爾德的晚年情形，而引起一種訴訟問題，更使我們引起深大的興味。

冷松在他的初版書中，記述王爾德的友人而且爲他下獄的主囚人物，即一般目爲王爾德男色事件的對象的道格拉斯與王爾德的關係，認爲王爾德的晚年落

魄，道格拉斯負有不少責任。他在王爾德全盛時代，誘惑他，揮霍金錢。他出獄後，道格拉斯看到馬麗勞合送給王爾德的百五十鎊的年金因她逝世而中絕，他便無情地棄他而去。冷松又述及道格拉斯如何極力去隔離王爾德夫妻間的和好。而且說王爾德出獄後正欲度他的高潔的生活而結果是沒有達到這目的，完全因為有了道格拉斯的誘惑，實在替王爾德不勝痛惜的。這樣意義的文字，在冷松的書上有好幾處寫着。道格拉斯見了，非常憤慨，就向法院對冷松和出版的書店提起名譽毀損的訴訟。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起，四日間，由裁判長達霖 (Dorin) 裁判之下，雙方經過數次的辯論。道格拉斯的論旨，則謂冷松關於他本身和王爾德的關係的記述，不僅是事實上全無根據，而且完全與事實相反。王爾德在獄中，固然他也盡過若干力；便是他出獄之後，他也盡他所能幫助他；借給他奈坡爾斯的別墅；贈給他金錢，替他償還債款；担任他的葬式的費用；對他確是仁至義盡了。因之冷松那樣的講法，是毀損本人的名譽的。而冷松

方面，申明在獄中記裏王爾德自身對於道格拉斯及其母庫因斯巴萊侯爵夫人猛烈地非難的地方是很多的。不過他的遺著管理人洛士因為恐怕發表了使他們及家族看了難受，決定在一九六〇年——估計道格拉斯及其母已經逝世了的時期——以前，關於這部分暫不發表。看了這未公開的部分，可以看到王爾德怎樣地對道格拉斯懷着惡意，而且這樣地懼怕而厭惡他的誘惑。因此王爾德研究中關於道格拉斯和王爾德的關係的記載，毫無毀損他名譽的地方。辯論的結果，法庭把冷松舉的證據獄中記的未公開部分讀了裁判，結果宣告道格拉斯敗訴。這種裁判事件，在當時的英國文壇上固不待言，就是在一般的新聞紙上也成爲有興味而極其 *Sensational* 的問題。而道格拉斯雖受了敗訴的宣告，爲了要向懷疑的社會宣明王爾德和他的關係，在一九一四年四月發行奧斯卡王爾德及余 (*Oscar Wilde and Myself*) 一書，極力爲自己辯護。這樣一來，王爾德與道格拉斯的關係，及與有關涉的王爾德晚年生活的真相的探求，愈令我們深入迷宮不

易明瞭了。

我們拿王爾德研究家的評傳來和道格拉斯的奧斯卡王爾德及余對照着看，確是引起我們研究的興味的。關於王爾德晚年生活的可慘和可悲的情狀，希拉特、冷松、般格萊芭 (T. C. Ingleyby)，便是道格拉斯，記載上都是一致的，不過以四人之中，對於王爾德最爲同情的記述的爲希拉特和冷松二氏，而最抱反感的當然是道格拉斯了。關於王爾德晚年悲慘和落魄的原因，在同情的人眼中看來，希拉特認爲這是基因於自身人格上可悲悼的本來的缺點，冷松則認定主因由於道格拉斯的惡影響。而據抱着反感的道格拉斯說，這是王爾德自然的狡猾而卑劣的本性所招來的當然的結果。冷松和道格拉斯的話，然然處於相反的地位。我們再參考了希拉特批評王爾德出獄時的情狀，稱讚他爲「一個紳士，一個英雄，又爲一個基督教徒，」我們既不敢斷定他的本性確是狡猾而卑劣，可是道格拉斯爲一個富裕的貴公子，我們亦難信他和王爾德的交友，完全是由於金

錢。

基於上述，以王德爾對道格拉斯為中心看的王爾德晚年的生活，確生有二大疑問。第一，王爾德果如道格拉斯的著書所暗示我們那樣他出獄之後就成為放蕩卑劣之人呢？還是像希拉特、冷松、勃萊蒙伯爵夫人所記述那樣，王爾德出獄後，拿了在某種意義上可稱為宗教的那樣謙遜的情性來面對人生呢？第二，王爾德入獄以來對於道格拉斯究抱如何的情感呢？對於招引自己的生涯的破滅的對象，王爾德究抱好意呢？還是抱着惡意呢？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讀過獄中記的人們，決不容若何懷疑存在。我們據親身監視他獄中生活的看守者馬丁的記述，獄中的王爾德過度的是一「聖者那樣的生活」，再看他出獄了不久，他撰著的看守馬丁事件及牢獄生活的諸殘酷事件和勿讀此倘使你今天要享幸福那幾篇小品文字，作者人道的情性，顯然表現，而且他自己在逝世前三月，曾向勃萊蒙伯爵夫人這樣地說：「我在獄中是幸福的

。因為我在彼發見了靈魂。我在入獄前所著的東西，毫無靈魂主宰而寫的。我出獄後所寫的東西是受着靈魂的指示而作的，總有一天世間的人們認為這是我的靈魂頒給他們的靈魂的使命而讀牠們吧！」這樣地他晚年的情性不是極純潔嗎？顯然地他已更易了入牢前那樣的生活了。這是容易解決的問題。

至於講到第二個疑問呢？王爾德在獄中，心裏竟不能抑止咒詛與痛罵道格拉斯和他的一家嗎？假使他果有這樣病罵和咒詛的心境，那麼所謂他在獄中度的聖者那樣的生活，以及出獄後認為他具有人道的情性的那種批評，不免為皮相的觀察。便是講到王爾德自身，他再和心中咒詛着憎惡着痛罵着的人們結交，聲色一些不露，泰然受着他咒詛憎惡的對象的物質的供給。這要是事實，那麼出獄後的王爾德不獨是毫無宗教的人道的情性，而且竟可以說是極度的偽善者。總之，要解決王爾德入獄後，果以何種態度對道格拉斯的第二疑問，除了了解王爾德其人的人物和性格以外，明悉他晚年的生活，是最重大的先決問題。

可是這個問題的惟一解決之鍵，——獄中記未公開的部分——尙保存在不列顛博物館裏靜待一九六〇年到臨哩。

星移斗轉，光陰逝去得甚是迅速，王爾德與世人長別已有三十載了。愛好文藝的青年們，等着罷，解決這謎語的時期——一九六〇——轉瞬就到哩。

二十三 王爾德的生涯及其著作的年表

(一八五四) 十月十六日生於愛爾蘭的首都杜白林。

(一八六四) 入漢都拉皇家學校。

(一八七一) 入杜白林的脫律尼底專門學校。

(一八七四) 入牛津大學的慕達林學院。

(一八七六) 父威廉王爾德逝世。

(一八七七) 旅行意大利及希臘。

- (一八七八) 六月 Ravenna 當選 Newdigate Prize Poem。
- (一八七八) 牛津大學 卒業，赴倫敦。
- (一八八一) 詩集出版。起草維拉一名虛無黨的劇本。
- (一八八一) 十二月上美國巡迴講演之途。
- (一八八三) 巴黎暫居。編柏杜公爵夫人劇本。
- (一八八三) 英國各地巡迴演講。
- (一八八四) 四月二十九日與馬麗勞合結婚。
- (一八八七—八九) 常婦女世界的編輯。
- (一八八八) 安樂王子及其他故事的童話集脫稿。
- (一八九〇) 揭載道靈格蘭的肖像畫於誌雜上。
- (一八九一) 柘榴之家的童話集脫稿。
- (一八九一) 亞叟薩維爾斯爵士的犯罪及其他故事脫稿。

- (一八九一) 意向論文集脫稿。
- (一八九一) 公表社會主義底下的人的靈魂於雜誌上。
- (一八九一) 道靈格雷的肖像畫上加序，增加章次，刊布單行本。
- (一八九一) 起草莎樂美劇本。
- (一八九二) 二月二十日初演溫特米亞夫人的扇子
- (一八九三) 四月十九日初演一個不重要的婦人
- (一八九四) 斯芬克斯(詩)出版。
- (一八九五) 正月三日一個理想的丈夫上演。
- (一八九五) 二月十四日莊嚴的可貴上演。
- (一八九五) 三月一日告訴庫因斯巴萊侯爵，四月公判。
- (一八九五) 男色事件被告發，四月五日被捕。
- (一八九五) 第一審四月二十六日起五月三日止六日間。

五月三日起二十二日止保釋。

第二審五月二十二日起二十五日止四日間。

五月二十五日判決，處徒刑二年。

(一八九五—一九九七) 在獄二年，初入溫慈渥斯監獄，後移至婁登監獄。

出獄前書獄中記。

(一八九六) 母愛爾基逝世。

(一八九七) 五月十九日出獄，寓居北法的培爾納佛亞爾。起草婁登監獄

之歌。

(一八九七) 五月寄馬丁事件及牢獄生活諸殘酷事件稿與每日記載。

(一八九八) 三月寄監獄改良論 (On Prison Reform) 稿與每日記載。

(一八九八) 妻馬麗勞合逝世。

(一八九八) 刊行婁登監獄之歌。

(一八九九) 兄威廉逝世。

(一九〇〇) 十一月三十日在巴黎逝世。

(一九〇五) 友人洛士刊行遺稿中記。

二十四 參攷書目

(1) Oscar Wilde: A Critical Study, by Arthur Ransome (Martin Secker, Methuen.)

(2) Oscar Wilde: The Story of an Unhappy Friendship, by Robert H. Sherard (Greening and Co.)

(3) The Life of Oscar Wilde, by R. H. Sherard (T. Werner Laurie.)

(4) The Real Oscar Wilde, by R. H. Sherard (T. Werner Laurie.)

(5) Oscar Wilde; by L. C. Ingleby (T. Werner Laurie.)

- (5) Oscar Wilde: Some Reminiscences, by I. C. Ingleby (T. Werner Laurie.)
- (7) Oscar Wilde: A Study, by André Gide and Stuart Mason (Oxford, Holywell Press.)
- ▷ (8) Oscar Wilde: Art and Morality, by Stuart Mason (Frank Palmer.)
- (5) Oscar Wilde and his Mother, by Comtesse de Brémont (Everett and Co.)
- (10) Oscar Wilde and Myself, by Lord Alfred Douglas (John Long.)
- (11) Oscar Wilde: Three Times Tried (The Ferrestone Press, London.)
- (12) A Bibliography of Oscar Wilde, by Stuart Mason (T. Werner Laurie.)
- (13) 王爾德全集 矢口達編纂 (天祐社發行)
- (14) 唯美主義者奧斯卡王爾德 本間久雄著 (春秋社發行)
- (15) Fauchnitz Edition 的 王爾德 的作品

(A)

孫中山生活

編著者徐選軒 平裝一冊五角

近代中國唯一的偉人，誰都知道是孫中山先生。本書的目的在介紹中山先生一生生活，以爲革命青年的導師，並做全國民衆的模範，全書分八章：一、孫中山幼年時代的生活；二、孫中山的衣食住和家庭；三、孫中山的舉動；四、孫中山的知識生活；五、孫中山的感情生活；六、孫中山的意志生活；七、孫中山的政治生活；八、中山的最後二年。本書文字，注重興味，絕不乾燥，作爲中等學校黨義教本之用，亦極適宜。

孔子生活

編著者徐選軒 平裝一冊五角

孔子不僅爲我國萬世的師表，且爲世界最崇高的偉大人物之一，他的學說的影響，除了我們中國，至少日本和朝鮮也受到極大的影響。像這麼偉大的人，他的生活，實爲人人所應當曉得的。本書介紹

孔子生活，目的有二：一方面可以使我們知道孔子的一切真相，一方面又可作為我們修養的最好模範。內容先述孔子的家世；衣、食、住以及其舉動；更依次將孔子的知識、感情、意志、政治、著作等各方面的生活分章敘述，務將整個的孔子完全顯示出來。本書敘述的目標有二：一、全書的介紹，根據典籍，絕不加臆斷。二、全書以興趣的文筆來寫述，絕不使讀者覺得乾燥與疲倦。

諸葛孔明生活

編著者徐邁軒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根據有證據的與合理的事實介紹諸葛孔明的生活。全書分七章：一、隆中定策；二、功蓋三分；三、建設蜀漢；四、匡復後主；五、平定南中；六、六出祁山；七、孔明性格。事實有據，記述有趨；可作歷史看，可作傳記讀。

王安石生活

編著者鄭行巽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共分七章：一、楔子，本章大概敘述王安石是中國的政治人才。二、家庭生活；說明他的私風及他的日常生活。三、學校生活。四、學術生活；說明王安石的研究與著作的生活。五、社會生活；說明王安石的交遊。六、政治生活；說明王安石時的政治環境，及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政治事蹟，與

逸聞等。七、生活的斷片；寫王安石的個性生活及其他。

杜甫生活

編著者謝一葦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內容共十四章：一、緒言；二、不平凡的時代；三、家世及其少年生活；四、中年生活轉變的大關鍵；五、『胸臆三十載』；六、安史亂中之老杜；七、嚴肅中之詠諷風趣；八、非職思想與博愛胸懷；九、窮苦的晚年；十、『饑餓飯肉飽』；十一、悲涼的客死；十二、日常生活的一斑；十三、創作生活的一斑；十四、批判台上的杜甫。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他的平生，由此，就可以精密的研究他的詩了，因為文學，是和作者的時代背景，生活個性是有密切的關係的。全書材料豐富，敘述有趣。

東坡生活

編著者胡懷琛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共十一章，全書介紹東坡的家庭生活，政治生活，貶謫生活，文藝生活，閒適生活，豪放生活，戀愛生活，慈愛生活，詠諧生活。末章附錄東坡別名表，著述表，蘇門弟子表。全書饒有趣味，尤其是東坡的豪放生活，詠諧生活等章，讀之令人絕倒。

詩人生活

編著者胡懷琛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以興味濃郁的筆墨來敘述詩人與革命性，與酒，與戀愛，與癡狂等種種關係，將一個完全的詩人的生活全部顯現出來。使讀者知道甚麼是詩人，怎樣才是詩人。讀者要知道「甚麼是詩人」嗎？要知道「怎樣是詩人」嗎？要知道自己是不是「詩人」嗎？請看此書！

婦女生活

編著者段雋原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共分六章：前五章內容為婦女的健康、職業、政治、學校、家庭各方面的生活；末章介紹國際的婦女生活。立論都根據事實，取材多採自國外關於婦女問題的書籍、雜誌，及報章。不落紙上空談，徒唱高調的窠臼。敘述方面，偏重於趣味的。有切身關係的女友們！關心婦女問題者！請一閱究竟，一定可以有助於你們。

科學家生活

編著者沙玉彥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內容分四章：第一章總論科學家對於人類貢獻的偉大；科學家的生活有值得注意的價值。第二

章敘述科學家生活種種的使命。第三章說明科學家生活的實際情形。第四章介紹各國科學家或發明家的逸事；有在科學上無意的發現，有因為專心研究而鬧的笑話，及其他種種；筆墨靈活，敘述有趣，讀之殊饒興趣。作為學校自然科學的補助讀本，最為適宜。

康德生活

編著者 邱 陵 平裝一冊五角

康德為世界的大哲學家，是人人所崇敬的。本書專述康德之生活共二十四節，內容為康德的家居生活，學校生活，教師生活，著述生活，日常生活，格率生活；及康德對於各種行為上的格律與其思想。敘述簡潔而有趣，愛慕康德者，不可不一讀此書。

達爾文生活

編著者 朱約昭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共九章：一、導言；二、家世及幼年時代；三、學校生活；四、海外研究；五、著作時代；六、達爾文主義；七、進化論的創造者達爾文；八、地質學者達爾文；九、晚年和軼事。全書滿含着深遠的趣味，豐富詳盡的材料；是研究達爾文學說的絕好參攷。

王爾德生活

編著者王古魯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介紹王爾德的生活；初進其學校生活；後述王爾德在倫敦，在美國，在巴黎的生活；王爾德的初期作品；結婚的前後；他對於藝術的議論；全盛時代；獄中生活，獄中著作；出獄；逝世，死後等。共二十四節，材料豐富，述筆有趣。

谷訶生活

編著者豐子愷 平裝一冊五角

谷訶是西洋東洋化的大藝術家，是畫壇的大革命家。他的生活，和他的藝術是有很重要的關係，是我們研究谷訶的藝術的一個大助力，所以非急求知道不可，這個就是本書最大的目的。全書分五章：第一章，序曲；第二章，準備時代；第三章，荷蘭時代；第四章，巴黎時代；第五章，南國時代及最後。

雪萊生活

編著者孫席珍 平裝一冊五角

雪萊是世界偉大詩人之一。全世界愛慕他的作品的人，不在少數。但是要研究他的詩，非明瞭他生

平的生活不可。本書由著者根據各種外國書籍，用有趣味的筆墨寫成：引言，雪萊的家庭，初等教育時代，文學生活的開始，大學時代及和戀，第一次結婚，從事革命運動，離婚，第二次結婚，詩的創造，不可思議之年，靈光煥發的時代及其死等十二章。大概雪萊的一生，已很詳盡的包含在內。

莫泊桑生活

編著者孫席珍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的目的：是爲了想使愛讀莫泊桑的作品者得到相當的了解上的補助而已。全書爲有趣味的介紹體。共分五章：第一章，寫少年時代；第二章，修養時代；第三章，是開始文學工作時代；第四章，成功時代；第五章，是病與死的時代。是結束了。末了，還有著者給他編上的簡單的年譜，很足以貢獻給讀者以有力的參考的。

托爾斯泰生活

編著者汪倜然 平裝一冊五角

要研究一種作品，先要研究作者的生活。本書是介紹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的生活，以貢獻於研究托爾斯泰的作品者之前。全書共十九章，除第一章爲正文前的幾句話外，其餘都是托爾斯泰生活的正文。大概爲：托爾斯泰的幼年生活，學校生活，少年生活，放蕩生活，軍隊生活，創作的開始，與屠格

涅夫的關係，戀愛生活，旅遊生活，教育生活，創作生活，研究生活，晚年生活，出亡死，及其思想。敘述詳盡，筆墨有趣。

墨梭利尼生活

譯作者劉麟生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原著者爲費俄里；原文爲意文，曾由意大利人譯成英文，再由譯者譯成本書。內容是墨梭利尼的：幼年生活，學生生活，流落生活，藝術生活，革命生活，放逐生活，宣傳生活，編輯生活，戰士生活，英雄生活。全書於當時意國的政局，頗多關係，可以供給讀者以世界政治的一個很好的參考，現代革命的一個很好借鏡。

(B)

美國生活

編著者葉秋原 平裝一冊五角

這是一本著者遊美回來後二年的關於紀念美國生活，及介紹美國生活的稿子。從離國在船上寫起。

寫到了美國。關於美國的大學生活和都會生活，介紹得尤為詳盡，大概為著者身親其境的緣故。敘述非常有味。

南洋生活

編著者陳枚安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目的有二：第一、借此機會介紹南洋常識於國人；第二、敘述熱帶生活的真相，以供移民事業的參攷。著者以十年的南洋生活，作為詳盡的介紹，有趣味的敘述，一定有使讀者滿意的效果。全書分：南洋概觀，火山，物產，種族，宗教，風俗，生活，城市，華僑等九章。

日本生活

編著者李宗武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的目的，在介紹所以使日本強大的力量的核心的一般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以供給研究日本者的應用，內容如：政治家，學校，勞動階級，商人，新聞雜誌，文學，家庭，喪葬等，無不備述。

(C)

航空生活

編著者段雋原 平裝一冊五角

航空生活，是有趣味的的生活；自然，本書是有趣味的書了！全書內容：第一章，說明動物的航空生活；第二章，說明現代人類航空事業的新成績；第三章，詳細介紹歐美航空界對於天空極高處的探險，讀此可以知歐美航空界奮鬥的大無畏的精神。第四、五、六三章，說明飛機的沿革，飛行的原理，及飛機的構造，讀此三章，可知飛機改良和進步的歷史；最後一章，說明天空航行的最新計劃，俾讀者可以探索世界航空生活的將來。

日常化學生活

編著者周毓莘 平裝一冊五角

普通的人看到化學，就嫌醜陋澀無味。本書編者目標，就注意於趣味方面，力求避去醜陋澀無味的弊病。目的在說明人類日常的化學生活，以引起國人對於研究化學的興趣。進一步就可以把一切的天然力和天然物，巧妙利用，或者是發展國貨，解決社會民生的一條捷徑呢！全書分九章：一、空氣；二、水；三、家庭的燃料；四、家庭的燈火；五、燃燒；六、食；七、衣；八、住；九、家庭的洗濯。各章討論，均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讀之頗饒興趣。

日常電氣生活

編著者周毓莘 平裝一冊五角

電的效用，已普遍於全世界了，可是幼稚的中國，關於電的智識，恐怕還沒有普遍吧？本書的目的，在使一般人可以得到電的普通智識，從發揚電的作用以造成電的中國，那時才可喜呢。全書共分十章，章目如下：一、電的性質；二、雷電；三、磁的性質；四、電流和電池；五、電流的磁效和發電機；六、電化的家庭；七、電報；八、電話；九、電車和電鐘；十、電氣療病的種種。

婚姻生活

編著者張克祥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注重中國方面。共分三章：一、中國婚姻問題的研究法；二、中國婚姻問題的種類，本章材料最多，大概為：父母之命的婚姻；解除婚約問題；社交問題；戀愛問題；雙方教育程度不同，辯論，私奔，再醮，僧尼嫁娶等種種問題。三、結論，在新舊思想衝突下的青年！為舊禮教束縛下的青年！徘徊在婚姻之歧途上的青年，請研究研究本書，或者有解決的辦法呢。否則也可以給你們在社會問題上的一個參考哩！

性的生活

編著者沈霽春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用小說體來寫述的，內容十四章，始述生殖現象的目的與原理，有性的與無性的兩種生殖現象的區別，繼敘蟲鳥獸的性生活。論到生物的對於戀愛工作的熱誠，迷惑與的勤勞，經營家室的奮勇，保護嗣子的心等及其他。最後的一段，是著者從生物學的觀點上出發而來進一句忠告，恭獻給讀者以及其他的青年們。全書目標，注重在科學的學理方面，請讀者注意！

水的生活

編著者彭兆良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根據水在科學上的現象，又從神話上，文藝上與水有關係的故事着筆。筆墨極有趣味，使讀者一方面得到實際的智識，以有助於科學的進步；一方面得到藝術的興味，以有助於讀者的幻想。

生活三要素

編著者薛良叔 平裝一册五角

生活三要素是：水，空氣，日光。牠們是人類的無價之寶，缺了是任何多少錢都買不到的；但是我們不出一錢可以樣樣自由取之不竭，因此，大家都不要輕視牠們是人類的無價之寶了，是人類的生活要

索了。著者著成此書，就是以人體爲主，以生理作用爲目標來論這三種東西。內容大概爲說明牠們的作用和人體的關係等。學理清楚，敘述有趣，要知道我們生活之源的，不可不一讀此書。

(D)

爬蟲生活

編著者華汝成 平裝一册五角

本書寫各種爬蟲的生活，分析說明牠們的狀態，吃和住，性格，生殖，及牠們的祖宗。學理清晰，筆墨生趣，真是一冊趣味深濃的奇觀呢！用爲學校校本，補助讀物，或作個人實用的以及趣味的讀物，均極適宜。

猛獸生活

編著者華汝成 平裝一册五角

猛獸的生活是奇特的活，本書用有趣味的體裁記述牠們的種類，各種性質，住和吃，生殖，及和人的關係。可供中學教師及中學以上學生的動物學參考。

蠅蚊生活

編著者華汝成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分上下二篇。由著者根據東西學者的研究成績，用淺顯的筆墨，在上篇大概寫述蒼蠅的吃、住、活動的狀況，蕃育子孫等等生活，及其勁敵，與人類的關係等。下篇寫透蚊的種種生活及勁敵，與人類的關係等。在動物學幼稚的中國，本書很足以供學者的研究了；如果供給各中學做動物學課本，或中小學教師參攷之用，亦極相宜。

動物的適應生活

編著者沈壽春 平裝一冊五角

本書包含十八章：一、到鄉間去；二、何謂適應現象；三、造成適應現象的原因；四、個體生活中的幾種適應現象；五、動物的保護色與擬態；六、動物的圍籠，產生，與退化；七、適應的分類；八、陸行物動的適應；九、掘地洞的勾當；十、遠述適應的高士；十一、深海中的生涯；十二、沙漠上的適應；十三、游泳的玩意兒；十四、攀緣者的投機；十五、假使飛機的動物；十六、岩石中的悲歌；十七、人類在自然界裏的位置；十八、人類所以高強的原因。各章趣味深濃；目的在把一切的動物爲了要適應環境潮流而起的脫胎換骨的變化，那類奇形怪狀的現象；以及將來的人類；介紹給讀者。學校用作讀本，或補助讀物最爲適宜。

不 准 翻 印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出版

王爾德生活 (全二冊)

(定價銀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著者 王 古 魯

出版者 魯 丹 書 局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世界書局

